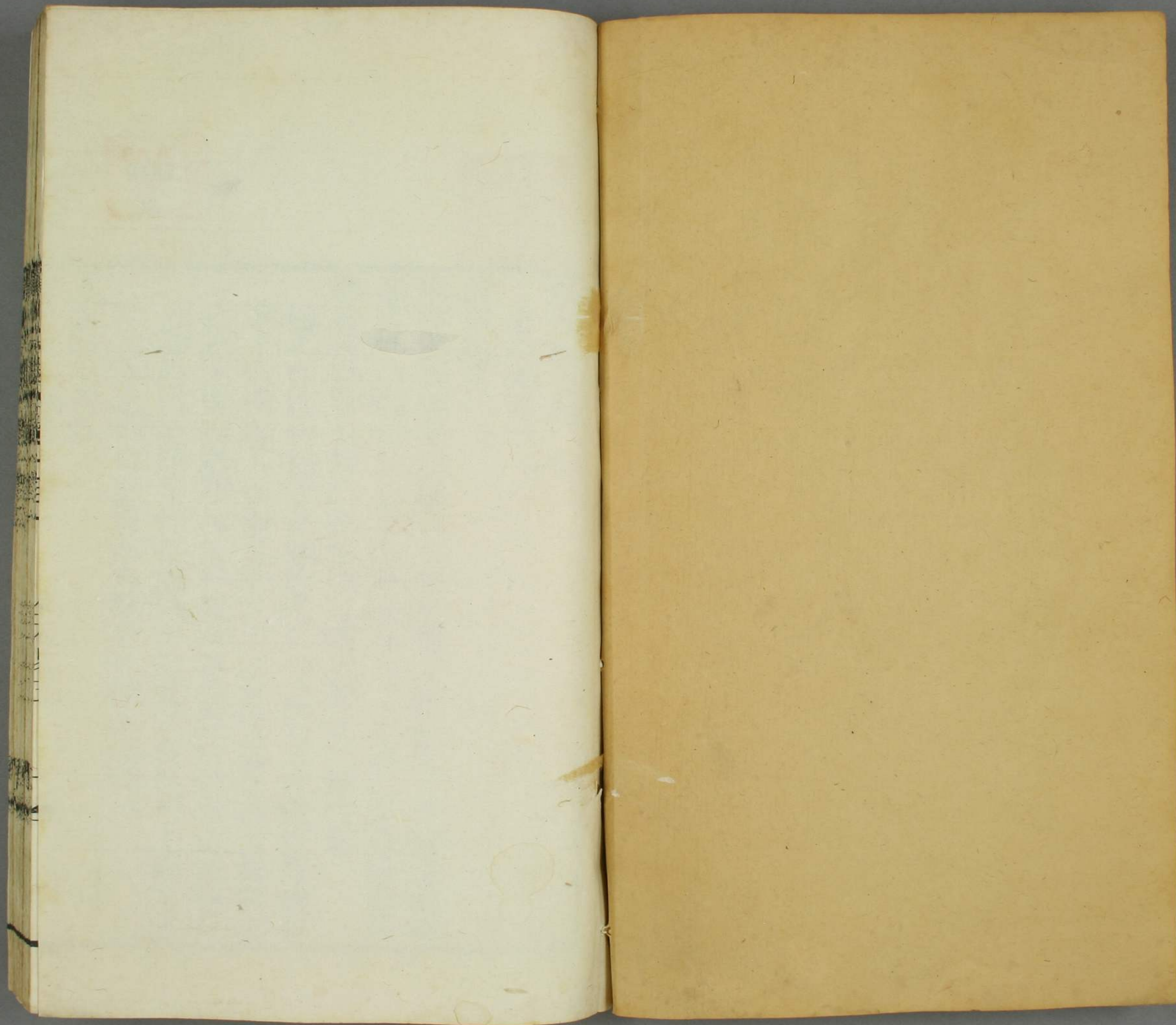


廣州府志

ル 5  
1212  
36





門 凡 58  
1212  
36



廣州府志卷一百一

金石畧五 宋二

曾布題名 行書存

東經畧安撫使起居舍人龍圖閣口制曾布子宣轉運副使  
都官外口向宗旦公美轉運副使屯田外郎口通道濟前廣  
西轉運判官太常口賡聲叔元豐元年正月晦日遊

題名在廣州督學署池西北大石之右宋史姦臣傳曾布  
字子宣南豐人熙甯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市易剖克  
之虐王安石怒黜知饒州徙漳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據此則石刻制上闕字當  
為待字也向宗旦河內人見萬姓統譜 廣東金石畧

天慶觀銅鐘款 存

弟子林英捨錢一十五貫文足買銅一百斤林仲和捨四十斤陳邁捨五十斤陳富捨三十斤劉昇張叙捨二十斤李珉二十斤關惟迪陳亮郭二娘劉榮高保龔相鄭立新文惟亮各捨十斤譚湜劉昇鄭政張榮李養唐世安元六娘各捨五斤會首陳文遇捨錫二十五斤

廣州天慶觀東嶽行宮住持賜紫道士胡日新鑄造永充聖帝殿內供養元豐二年己未歲二月初六日謹題 匠人張

周

鐘在廣州元妙觀李攸宋朝事實載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曰朕欽崇至道誕受元符庶敦清淨之風永洽淳熙之化式營仙館以介民禧宜合諸路州府軍縣開擇官地建道觀或改舊宮觀名題而崇葺之以奉三清玉皇並

以天慶為額五年閏十月詔增設聖祖殿此鐘款云廣州

天慶觀又云聖帝殿即其事也錦繡萬花谷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聖祖降于延恩殿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是汝趙之始祖又鐘款云錢

殿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是汝趙之始祖又鐘款云錢

一十五貫文足者容齋三筆太平興國二年宋史食貨志作三年始

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

出納皆然故名省錢此云足蓋不省也其云捨錫二十五

斤者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鄭康成

注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齊此鐘用銅二百餘斤而用錫

僅二十五斤則上齊也題名凡廿四人其二十二人皆無

可考惟林英見李燾通鑑長編云元豐二年為淮南路提

點刑獄元祐五年五月衛尉少卿林英提舉集禧觀英以

疾自請也陳邁見元豐八年澹山巖題名云朝請大夫郡

守未知卽此鑄鐘人否姑著之備考 廣東金石畧

時仲題名 左行

時仲公詡積中同遊 元祐丙寅季春初八日題

右題名在省城布政司署後堂東藥洲石旁

關忠捨地記 存

元祐元年弟子關忠同妻范氏四娘捨所乞合家人口平善安樂

右刻在九江堡道光某年朱某濬池得石長四尺二寸廣

九寸中斷而文未損今石藏朱光宇家 南海志

李之紀等題名 未見

李之紀仲明吳荀翼道張升卿公詡蔣之奇穎叔元祐二年

三月十六日會于藥洲觀九曜石 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中破石考張升卿權廣東

經畧司運判新州岑探圍州城數日潰散歸峒升卿

發兵千人令將官童政捉殺見通鑑長編又考吳荀

元祐二年任轉運副使張升卿元祐元年任轉運使

蔣之奇元祐二年任知廣州府軍州事俱見阮通志

職官表

東莞縣令題名記 未見

晉成帝析南海置東莞郡其地在東莞塲公宇東二百步額

垣斷塹猶有存者莞字本作官蓋當時置司鹽都尉領之如

鐵官鹽官之類是也宋齊而下因之至唐或名寶安後復移

于到漏卽今治所也按唐史云至德二年更名東莞則官字

之易始於此自昔迄今七八百年間其爲令長者不知幾何

人而聲迹湮沒豈其治皆不足紀哉由無志刻所傳故耳舊有粉牌挂廳壁上粗列國初以來為合者姓名自詹中正至蔣光庭凡二十一人略無爵秩到滿年月詢之乃衛尉寺丞王僧彥為邑日求諸遺逸故吏之說哀而錄之先後不倫無足怪也自王僧彥至方子容始可詳見今亦仍其舊編之雖然縣之疆畛綿跨山海戶口繁夥而詞訟盜賊比諸邑為多故熙甯中朝廷特命京朝官知之復屯丁以為防守蓋亦重矣人材有短有長而其政有治有不治休戚所繫得無念哉余懼粉牌久而遂廢故鑿諸石使來者以次書之亦足以觀前人之迹而自鑒焉元祐靈江李巖記張府志

右刻在東莞縣署案李巖臨江人元祐二年知東莞縣事黃通志有傳記末祇書元祐未能定其何年故

附元祐之末

東坡蒲澗寺詩存

廣州蒲澗寺 不用山僧道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溜天昔日菖蒲居士宅後來簷蔔祖師禪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僊 眉山蘇軾書  
此詩舊刻已失余於豐樂亭諸帖集公筆蹟摹勒刻石以還舊觀後學劉介齡謹跋時萬曆丁亥紀年

右刻在白雲山蒲澗寺案第四句漏天誤作溜天第五句方士誤作居士施注蘇詩編此詩在浴日亭詩之前今從之

東坡浴日亭詩行書存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口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

錢塘口口口已覺滄涼蘇病骨更煩口濯洗口口忽驚鳥動  
行人起飛上千峯紫口口

右紹聖初元東坡先生謫惠州過浴日亭所迨也壁間今存  
小刻乃後人所書口微有舛異筠舊得此真蹟於湘中嘉定  
辛巳立夏祇峯皇帝祝筭來謁祠下因出以壽諸石口補斯  
亭口闕蓋斯亭觀覽之偉固自足以雄視海天而此詩詞翰  
之神尤足以彈壓千古口可私其口口之無傳也哉清源留  
筠端父書 余湖口口下磨滅不辨字數題句口口口筆勢端口下  
蝕不辨字數口城口口祠以口往歲士口口覽下剝蝕不辨字數不至元十  
八年十月一日口口上將軍都元帥廣東下磨滅不可辨  
石刻在亭內下半微泐題云南海浴日亭題下有小字四  
行云至元十八年十月一日其餘不可辨細視其尾似云

軍都元帥廣東口口使白口書檢廣州志元志元中有宣

慰使白佐豈其人歟詩第七句忽驚鳥動行人起鳥石作

馬字頗完好非剝泐致誤也殊不可曉粵東金石畧

案詩刻在南海神廟前與集本施注本並合惟鳥翁學士

云石刻作馬今案視之實非馬字雖筆畫頗泐然上體人

形猶存鳥中亦作、形則非馬字無疑或當時拓工不精

故誤切余詩後跋題云清源留筠端父書舊志職官提點

刑獄留筠正之次子端平年任考宋史留正傳但云子恭

丙端皆為尚書郎則舊志云云亦誤也跋中字多作別體

如書作作迨微作微真作真其好奇也甚矣壁間小刻筠

跋云微有舛異不知舛異者何字惜乎今不復見也廣東金石畧

東坡書六榕二大字楷書存

右刻在省城六榕寺案阮通志公以紹聖初南遷過寺書此真蹟湮沒已久迄今懸寺門者乃後人摹公書耳

資福寺羅漢閣殘碑存

缺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缺呼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缺

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缺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缺損銖

黍了然覺知堂缺阿羅漢三字左旁稍泐以下全缺

東莞縣五百羅漢記蘇軾撰又有舍利塔銘詞并書輿地紀勝

碑在東莞資福寺無年月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元符三年

閣成走惠州求記於軾考元符三年軾渡海北還不得在

惠州疑元符當為紹聖之譌耳其刻在土偶之後故世少

知之額云五百大阿羅其前後及記文之上下皆缺然存

者以椎拓少筆畫尙完善足與集本相證如集本呼下有

號字損下有益字石刻並無之疑元作號呼益損後人校

琴妄倒耳惜石缺斷無以決其然也廣東金石畧

證道詩存

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

性幻化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

口浮雲空口來三口水泡虛出沒證實口口人口口口口

口鼻業若將妄語誰眾生自口拔舌塵沙口口口口如來口

口度萬口口口口夢裏明明口口趣覺後空空無大口無罪

口無損益寂滅性中口問口口來塵鏡口口口口分明口

口口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口口口口口口口



佛施功早晚成放口口莫把口口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  
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口覺口口說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口  
直口口口佛所印摘葉口枝我不能摩尼珠口不口口口  
口口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口色非色口五眼得五  
力唯證乃知難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口調古神清風自高口口口  
口不顧躬釋口口稱貧實是身貧道口口貧卽身常披纓口  
口口卽心無價珍無價口用無口利物應形終不愴三身四  
智體中圓口解六通心地印上士口口一切了中下多聞多  
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口口他謗任他非把  
火燒天口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人不思議觀惡言  
是功德此卽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口親何表無生慈忍

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口今獨達了恒沙  
諸佛體皆同獅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  
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  
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  
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燃燈  
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覺後悠悠無定止自從  
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口幽邃長  
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閑寂安居實蕭灑覺卽了不施功一  
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口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  
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口口如來  
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我今解此如意珠自利  
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

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環鳴厯厯不是  
標形虛事持如來寶伏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  
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口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  
然瑩徹周沙界萬像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口口空  
撥因果漉漉蕩蕩招殃禍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  
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口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深戒  
認賊將為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口口  
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  
但空摧外道心早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

永嘉禪師證道謌一碑兩面皆刻字合碑陰讀之皆七言

歌詞文尙不完又無他本可對而其上篆額曰皇宋廣州  
重開永嘉亦似文未完者碑字勁逸似坡公書 庚寅秋  
又得石五片合成一面其上橫額證道謌碑四篆書此是  
前碑之第四幅應尙有其一幅不知在何處也此碑裂為  
六訪得其五而合之尙少中腹一段謌詞後小字蓋其跋  
也斷落不數行矣上半皆論佛書語下有口口慧禪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年年字只露下脚不甚明 丙子口口口口口口鄉貢進口  
口口口沙門口口賜紫住口口口口慧禪粵東金石畧  
碑在廣州六榕寺一碑兩面書之無書人名篆額云聖宋  
廣州重開永嘉粵東金石畧作皇宋蓋視之未審也謌詞  
尙缺數句翁方綱學士云庚寅秋又得石五片合成一面  
其上橫額證道謌碑四篆書今已不可見矣學士又云謌

詞後小字跋有丙子云云攷東坡公以紹聖初南遷過寺書六榕二大字此丙子當是紹聖三年蓋坡公在惠州書之不與書六榕同時也

廣東金石畧

重修廣州淨慧寺塔記 皇叔勅賜進士出身右武衛大將軍持節康州諸軍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伯戶食實封七百戶叔益撰書 皇叔持節果州諸軍事果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五百戶仲忽篆額

存

我世尊從無始來起菩提願捨所難捨行所難行三無數劫萬行齊修乃至降神觀史應迹迦維於無言說中演出大教於無生滅中示入涅槃皆為慈悲之故大開方便之門猶慮像未澆漓人多憎慢於是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羣品此塔廟之所由興也灑從人舉道與世升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以神道設教人壽躋民妙嚴寶乘用裨皇化由是萬邦作孚遐邇興善像教之隆度越前古矣南海郡廣東一都會也襟帶五嶺控制百粵海舶賈胡以珠金犀為之貨叢委於市地大物夥號稱富饒又其風俗事佛尤謹仁祠之盛列刹相望然未有所謂窳堵波者今上卽位之元郡人前鳳翔寶鷄主簿林脩慨然謂此獨闕如則何以極佛土之莊嚴以盡吾邦歸嚮之誠而為邦人植福之

地邪乃與同郡信士王衢秭歸沙門道琮始議建塔於淨慧精舍凡三易地而後決焉林君好善喜施屢捐厚金以成勝事至是首出家資巨萬以倡之比工之興地基廣狹旣已定矣一夕夢人告使廣之衆從其說遂廣其基以爲四十五尺掘地得古井九環列基外適與度合中央復獲巨鼎中藏三劍一鏡銛瑩如新是日郡官州人雲集來觀咸謂至誠感通歎未曾有而信施者數百人長老德超寶嚴皆願協力辨事遂鳩工壘甃以爲八觚九層度高二百七十尺龕藏賢劫千佛泊旃檀五百應真像下瘞佛牙舍利殉以珍寶紺宇翬飛丹檻離立輪奐之盛金碧照空對巖獻殿繚以回廊瑋麗稱是然後觀者起敬真福德聚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圖爲東南塔廟之冠矣紹聖四年六月三日工徒告休林君因琮師

求余紀述今夫一作禮圍繞一隨喜讚歎至易爲也猶鮮克爲之况夫發大施心作大緣事如林君非夙受記萌不忘外護孰能與此哉余發信心其亦久如常念無財以資檀度至於作禮圍繞厥路無由乃若讚歎隨喜固所願也矧琮師見屬之勤詎敢以蕪累爲辭聊書興建之由致俾刻諸石用示方來云爾 甲寅仲春朔日建塔十世孫進士林德達百拜重刊 竺乾氏以建塔廟有大功德口口教有大因果作善念有大報應童子聚沙爲塔猶作禮三匝况九級浮圖人天所瞻仰乎揆之報應福田利益可知淨慧爲羊城乙刹頃遭回祿塔巋然如魯靈光邦人異之舊碑旣燬無不爲拈出智超領帖住山首辨肯心訪諸宿老皆曰塔創於林修今德達乃十世孫也智超如其言造門求謁語未竟林氏子曰師莫

便是建塔之長老德超乎即以舊刻示之以所刻確石碑再刻焉併出其祖與山谷諸公交游墨帖益信作善之報未口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林氏子有焉佛語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智超有焉智超毗陵人求數語於余敬書于后寶祐甲寅仲春都梁李謹識 前淨慧禪寺住持僧智超立

碑在廣州六榕寺明宏治重刻石也叔益仲忽結銜於稱天水郡開國公與宋史世系表叔益偁高密郡公仲忽偁岐王諡簡獻不合蓋碑書其見封史書其終爵耳又職官志謂皇屬特封郡公縣公或贈侯者無開國字據碑偁開國公則職官志所云豈其然耶碑又稱叔益賜進士出身與玉海合而世系表載宗室賜進士獨右衛率叔歆一人

則漏畧多矣惟職官志云開國公侯伯子男皆隨食邑二千戶已上碑于叔益乃云食伯戶是必書丹時伯戶上脫落三千九三字耳不然豈有虛封伯戶而食實封反有七伯戶之多耶仲忽字周臣見米芾畫史能草書見書錄林修南海人元祐初調官京師授寶雞王簿見舊志又崇甯元年以承議郎知蕪湖縣見米芾書黃裳蕪湖學記仁壽作人壽仁人古通宰堵波作坡一切經音義云舊言藪斗波則作坡譌也廣東金石畧

蘇東坡衆妙堂記 佚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嘗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南海一日夢至其所見張道士如平昔訊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

子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漉水雍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渙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伺候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豈是技與習之助乎二人相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

夢中語以示之時戊寅三月十五日

張府志

右刻在省城惠愛街祇園記云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時戊寅三月十五日攷東坡年譜紹聖四年丁丑七月到儋州元符元年戊寅在儋州此碑紀年戊寅當是元符元年也阮通志古蹟略載此記於元妙觀之下末云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但紹聖紀年凡四不應稱六年今從張府志附錄於此

端明蘇公留題

篆額 行書

靈峰山上寶陀院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希  
猶記妙高臺 元符三年十月 余領縣之三月沿檄胥江  
回舟次靈洲時值九日金利司警臨汀三溪丁德孫偕臨川

此樵黃恩祥適會謂余曰坡仙嘗過茲山留妙高臺題為寶陀寺重試登高處當不負佳節余乃攝衣扣仙祠拜遺像酌泉薦菊元符風韻恍然在眉睫慨慕係之而舊題石刻厄于回祿寺僧以木繼之月蠹日蝕將遂湮毀為之凜然乃捐俸命工勒之堅珉期與江山同一永久時泰定二年乙丑歲承德郎廣州路南海縣尹兼勸農事番禺雲林張拱辰

靈峰山一名靈洲山在廣州城西北十里有寶陀院妙高臺蘇文忠公以元符三年十月題詩於此即集中前世德

雲今我是絕句也

粵東金石畧

詩刻在廣州寶陀寺乃元泰定二年重摹也黃志稱蘇軾謫惠州舟泊於此感夢遂為詩云云案宋史本傳紹聖初以軾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

置居住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徽宗立

元符三年即位移廉州改舒

州團練副使徙永州則坡公之謫惠州在紹聖元年此題云元符三年十月當為自廉改舒之時舊志所云乃里說附會不足信也碑下方刻張拱辰記一段銜題南海尹郝

志職官失載

廣東金石畧

蘇東坡題名

存

東坡居士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陵寺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石久亡今集公書重刻乾隆辛卯孟秋日北平翁方綱

隸書

右題名在清遠峽山寺廣陵集本作廣慶案金通志

云廣慶寺即峽山飛來寺是也

蘇東坡峽山寺詩碑 未見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來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僧本  
幽獨乞食尚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溪泉解娛客琴  
筑鳴空山佳人劍公孫遊戲費人間忽憶笑雲侶賦詩留玉  
環林深不可見霧雨霾鬢鬢 禺峽山志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未詳年月清遠志列此於題名  
之下今從之

彭球夢松記碑 未見

松者卿以儒名世論草木則曰有生無知及觀蒼能知數種  
能知來二者然後知卿說未有確論而松能見夢於人不能  
詫也峽山寺枕江滸卓為勝槩舳舻沿沂多指此為少憩之

地矣大觀元年冬五仙皇城使錢侯師愈解組北還艤舟寺  
岸從者執斧剛松明年殿直吉老錢公省親隍川寄宿岸下  
夜夢一叟鬢眉皓白掄袂揖曰余居此三百餘稔曩公族失  
慎使令從者斧余膝下脂膏以代燭余血既潰迄今尙爾公  
能為我白丈室老師出毫髮方函如銀療治庶幾盲風蓬蓬  
不能遙折俾余順其天年則賴公之德賜豈不腆哉古老詰  
其姓名居第則曰余非圓首方足迺植物中含靈者也飛來  
寺西南隅十餘步土扉蔀樓余得奠居焉遽覺意其必為異  
候寺啟鑰則躡級以告時待久未達曙復寢酣舟師解維去  
覺而詢之別寺已數里矣自是悒悒過洽沈謁縣宰彭球語  
夢中事球覷然且驚且異政和壬辰歲移官之越臺詣寺  
尋訪縱步西南見一古松傍崖而植旁出一枝分條布葉濃



蔭下覆恍若翠蓋俯眎其本去根盈尺銛斧傷痕皮膚剝剝  
松脂流注誠合古老之夢焉遂以其事白丈室命工以竹木  
為外護以上為內補噫仁者於物無所不愛孔子曰仁者其  
言也訥蓋雖由由然思傷于物彼古松者植之有知也一為  
錢侯從者所斧猶能見夢於人亦神異矣故記之以告用愛  
者清遠志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記云政和壬辰蓋二年也

廣州重修五仙祠記存

廣為南海郡治番禺之山而城以五羊得名所從來遠參考  
南越嶺表口記錄并圖經所載初有五仙人皆手持穀穗一  
莖六出乘羊而至仙人之口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與  
廣人仙忽飛升以去羊留化為石廣人因即其地為祠祠之

今祠地是也然所傳時代不一或以謂繇漢趙佗時或以謂  
吳滕脩時或以謂晉郭璞遷城時說雖不一要其大致則同  
漢距今千三百餘年而吳晉亦九八百餘年前此未之有改  
也迺者守吏更治州舍輒遷祠他所後守繼以其地斥酒室  
真仙失故處非徒神之不安也而人亦不安歲多盲風怪雨  
疫癘間作或海溢水潦為患州人咸以謂五仙失所處而然  
願還其舊有日矣政和三年春二月余自鄉郡移守此州夏  
四月至官聞州人之說訪問故址猶有存者又因讀昔守程  
公師孟詩云欲舉輕身上碧虛善鄰猶得道流居及蔣公奇詩  
云州宅之西敞華堂我來跪拜焚寶香堂中塑像何所見乃  
有五仙乘五羊二公近在熙甯元祐間則知其遷徙亦未久  
今不復將遂失其故處遺跡掃矣名存實廢後何所考據秋

八月乃即故地規度還其所侵畚除瓦礫草萊以胥棟宇恭承元圭冬祀赦文應古跡壇場福地靈祠聖跡所在令守令常嚴加崇奉繇是滋不敢置明年八月祠成其月二十七日奉舊像并五石還祠維守土之臣事神治民皆其本職矧朝廷命令丁甯如其敢弗虔予且代去慮來者口不知又口口之者謹書以告期永無廢焉十月十五日長樂張勸記

碑在廣州五仙觀孫贇碑後椎拓者少故得獨完記云恭

承元圭冬祀赦文應古跡壇場福地靈祠聖跡所在令守

令常嚴加崇奉考宋史政和二年十月乙巳得玉圭於民

間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受元圭於大慶殿三年十一月癸

未癸未東都事畧作壬寅宋朝事實云六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宋

朝事實載十月三日御筆手詔云上天顧諟錫以元圭內

赤外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

祇天之休于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冬祀

可楮大圭執元圭庶格上帝之心以孚祐于下民永為定

制即其事也而赦文云云則二書所未載得此可以補之

然則石刻之有關於史傳豈少哉張勸字深道長樂人吳

禮部詩話稱張公翊清溪圖畫坡公題詞之後有張勸深

道長句彷彿蘇體亦佳此刻筆意亦近蘇也廣東金石畧

謹案記上一字作諸與上一字作服不上一字作之

之之上二字作有改見張府志藝文類

張昂安昌期傳碑未見

先生姓安名昌期廣西昭州恭城縣人也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廣東儂寇之難推恩二廣進士曾與禮部試者皆特

試于廷先生因此得官初爲廣西橫州永淳縣尉以事去任遂不復仕獨與一童來廣東曰放肆山水間嘉祐庚子至惠州時曲江縣胡君濟卽先生同年友也方爲海豐令先生往過之遊從甚久或相與接杯酒則多爲嬉戲小術悅座人嘗結紙爲數紐覆之器遂動徐啟其覆卽俱化鼠矣飼之以食嚼咀如真鼠焉旣又叱之還復以器而其紙結如舊平時好歌安公子曲胡令戲之曰安公子唱安公子先生卽應聲曰虞美人歌虞美人其辨捷類此自入山採藥還取所採藥葉食之旣而吐示于人其津膠葉如膏人或與之處則多見其通宵不寐復指其童謂人曰莫笑此童他日吾與偕隱矣其後於治平二年携此童來廣州中宿縣峽山廣慶寺自言其爵里姓名又謂寺僧曰聞峽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策杖而

往更數日不返寺僧恐有他故率衆入山求之莫知所在忽於石壁間見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猴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子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淳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爲先生詩先生眞有道士也後此人莫得而見焉其詩當時爲寺僧錄示於人故傳以爲仙案峽山疎秀聳拔兩山壁立對峙林木茂鬱峯巒重複一水介其間會衆流赴海綠波澄澈爽入毛骨宜得道者之所棲隱也又寺當山水勝處昔人遺蹟最多然去耳目久遠莫克究其詳獨先生自治平乙巳歲來遊距今政和乙未相去纔五十一年人多有識之者余官守曲江數經此寺得先生詩讀之愛其擺脫塵網能全天眞甚切欣賞因爲之傳其事蹟本末至先生不能傳者以俟後之有道不

特傳其蹟能傳其心則得矣清遠志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案阮通志安昌期傳本宋曲江令張昂所撰而職官表曲江知縣失載略也至傳云曲江縣胡君濟先生同年友阮通志職官表亦失載皆可據此補之

胡愈修飛來殿碑記未見

中宿之半倚石作大禪林勅曰廣慶國朝康定初所賜額也案寺雜記三十有六而飛來殿實其權輿武溪僧了致致嗣法佛國禪師維曰崇甯改元之明年歸自法雲越二年三司檄曹溪選請住持入院之日舊三門左行躡級而上登頂謁還視基構圯陋弗支俯瞰長江如墮輒喟然曰不葺修何以奉香火重本源乎乃募眾緣益之歲入斤斧槩集據舊一新

廣五丈五尺深三丈四尺有奇前崇四楹左右翼如也經始於大觀戊子之初告成於九月之望上棟下宇咸飾以朱日皎月輝上薄雲漢後八年改九事功德至之醅瞻肅心生焉先是梁武帝時峽有二神人化為遊方居士往舒州叩上元延祚寺貞俊禪師曰本峽據清遠上游吾欲建一道場足立勝槩師能去乎師然其說俄而中夜風雨大作黎明薄霧啟戶而金碧寶相巍巍乎已在此山中矣一何速哉說者謂黃帝時降二庶子五羊長曰大禹居峽南次曰仲陽居峽北厥後二臣左曰初右曰武亦同隱於林麓之間所謂二神人非卽二庶子乎予應之曰事隱乎微不可究測一言蔽之曰神夫以神運無方聲跡俱泯寸步不動六合已周使其少致力焉雖華嶽可移滄海可決况其為土木乎初念厥治以人相

神則億萬斯年獨存而常今矣攻師自據法席行將一紀隻椽片瓦皆出其力而曩昔出山似茲殿始故取其名之著者刊于石時政和二年丙申冬記清遠志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按丙申為政和六年清遠志載此記文作二年蓋傳寫之譌

黃叔敖題名左行存

豫章黃叔敖自廣東轉運判官蒙恩移使湖南政和丁酉三月乙卯舟過峽山寺與天台僧子常同游男彬楸壑彪攀侍行知清遠縣事廖仕俊命工刊

題名在清遠峽山寺宋史藝文志載黃叔敖春秋講義五卷是非俗吏矣彪字彪父見零陵朝陽巖題名廣東金石畧

謹案題名右側又有古菰巖邁鑄不可礪三字未詳

刻於何時姑附錄之備考

胡銓過峽山次蘇韻詩存

山似牛頭峽水如龍尾灣半生多罪垢浣洗塵土顏似人間舊名一往何年還岫幌烟為鎖玉扉誰與關忽聞響答谷恍若猿叫山我欲紀末契焉得茅三間泉漏聽琴筑風雨聞珮環木杪青螺髻得非雲霧鬢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考宋史胡銓傳銓廬陵人官至資政殿學士諡忠簡紹興八年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此詩刻石當在紹興八年因附錄於此

連南夫題名未見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二月初吉藥洲春水新漲小舟初成連

南夫鵬舉口正明甫周利見君遇王勳上達鼂公邁伯咎載

酒同遊 粵東金石畧

連南夫楚之德安人官廣東轉運使後知廣州兼經畧後知循州十年循人繪像祠之周利見紹興十年轉運判官鼂公邁紹興八年提舉常平 同上

右刻在省城督學署池中破石上考粵大記連南夫傳以知循州事屬韓京郝通志誤以韓京事為南夫事翁氏蓋沿其謬阮通志已駁正之

詹文舉題名 未見

武夷詹文舉毗陵袁太初長樂鄭才仲紹興癸亥季秋孟冬兩乘晦沐追真率高蹤載酒以遊相羊竟日飲闌磨崖聊紀良集 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中破石上

高宗真草孝經殘碑 經文不錄存

碑在廣州學大成殿後井牀上今遙明倫堂東序五層層凡五十二行行凡十字惟紀孝章行九字標目之行或二字三四字真草各為一行真先草後石上下有闕泐又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及書人年月別為石今已亡攷經中敬讓並避寫作欽恭又真草合為一卷與董史書錄張鉉金陵新志稱高宗御書孝經真草相間之說合徐獻忠吳興掌故載高宗書孝經紹興十四年立石則此刻當時立也標目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 邢昺校正義曰鄭名偽撰爾然與釋文間不同蓋釋文稱本鄭氏而後人據石臺本改已非陸氏之舊如無念誤刻毋念 鄭注無念無忘也毛

詩本亦作無 **匪懈誤刻匪解** 華嚴經音義引鄭注懈也知經文亦作懈 **災害誤刻**

**災害** 說文裁或作灾籀文作災鄭今文知不从籀 **續莫誤刻續焉** 漢書藝文志

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知鄭不作續焉 **得此刻尙足正之朱氏經義考載諸**

**府御書孝經皆云未見惜其至廣州時未知有此刻也** 東廣

金石畧

**六侯之記** 存

達奚司空慶曆中阮遵有記云普通菩提達磨內南天竺國與二弟航海而至達奚乃季弟也經過廟欵謁王王留共治達奚立化廟門之東元豐秋苦雨太守曾布祈晴於祠下默有禱於神一夕感夢告以所復逾月被命了然不差因而命工修飾祠像以答靈貺今封助利侯 杜公司空不知其名父老相傳乃北人也形自清秀有才幹明道年中重修廟宇

差公監役不日而成既畢工公遂禱於王曰王威鎮一方利資百粵助國濟民其功莫測願助王為陰兵部轄之首言訖而化從茲廟內忽生飛鼠不知其數皇祐中儂賊犯廣猛風飄滯獠船不進廣人遂得為備又元祐間岑探賊發自新州領眾數千來泊城下民庶驚擾官吏茫然既蒼卒之際州城守禦器械皆無備枝梧郡官登城遂禱之於神是日晴霽忽起大風暴雨結為寒沍三晝夜賊徒寒慄不能攻擊及城人忽見飛鼠遶之樓櫓而賊眾觀其城上甲兵無數恐懼顛越鳥竄鼠伏當時咸謂杜公陰兵助王威德以護官民至今飛鼠集而不散今封助威侯 右刻在上段 巡海曹將軍不知何時人有海客船過大洋至於無涯之所風浪滂濘驚懼之際船人隱隱見有金甲神人平波伏浪人皆頂仰云巡海將軍也

至癸亥歲四月內前監市易務梅菁得替赴惠州博羅縣任  
 十六日船至扶胥海風雨忽作波濤競起船將傾危菁叩南  
 海王未已隱隱見一金甲神人指呼船獲平濟菁到廟謁謝  
 行至巡海將軍前顧仰將軍有如早所見之神菁再拜謝不  
 知將軍姓氏欲求傳於後至晚下船就寢復夢將軍云吾姓  
 曹助王威久矣人無由知亦不欲顯世間既聞命故當見子  
 菁忽然而覺次日置牌以顯於後今封濟應侯 巡海提點  
 使元祐五年五月十三日夜三更時廣帥蔡公卞忽夢神人  
 身長丈餘紫袍金帶容貞堂堂趨走而前似有贊見之禮蔡  
 公云吾口天子命來守此土公何人而輒至此神人曰余姓  
 蒲本廣州人也家有三男余昨辭人世以平生所積陰功稍  
 著上帝命充廣利王部下巡海提點但未立祠位言訖而沒

夢覺但增歸仰次日具述夢由於部官之前聞者莫不嘆服

遂命工委官詣廟致祭綵繪神像并寫立南海廟牌其神今

封順應侯右刻在中段 王子一郎封輔靈侯 王子二郎封贊

甯侯右刻在下段 漸紹興辛酉季夏赴倅曲江經途扶胥鎮奠

謁祠下詢訪六侯故事無有識者適於壁角間得板六措拭

辨認字差可讀六侯豐功偉績烜赫照人耳目如此歲久無

記幾絕其傳若板一失必至埋沒矣惜哉漸乙丑中夏回守

程鄉迺以六侯事跡移刻之石更不易一字謹存其舊以信

來者二十四日莆陽方漸跋

記在廣州南海廟康定碑陰六侯封號他書所未載宋史

禮志云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甯元祐崇甯宣和之間

碑所載皆元豐元祐間事然則六侯之封其在元祐以後



邪又碑稱元祐間岑探賊發自新州領眾四千來泊城下  
宋史蔣之奇傳云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  
新興略番禺包據嶺表羣不逞借之為虐其勢張甚之奇  
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是其事也惟深據碑作探與  
東都事略合宋史作深蓋轉刻之譌爾方漸跋紀年乙丑  
為紹興十五年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別載一碑為五年誤  
也漸蒲陽人所至以書自隨為閣藏之榜曰富文見萬姓

統譜 廣東金石畧

呂少衛題名 左行存

呂少衛方夷吾南容蘇少連會飯藥洲泛舟觀九曜石紹興  
壬申二月二十有二日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中破石紹興壬申蓋二十

二年也

蘇少連題名 左行未見

少連夷吾南容 癸酉清明前二日來 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中破石

六榕寺塔紹興刻字 存

宣和六年甲辰至紹興二十三年癸酉落成重補鑄鍍金寶  
珠

右刻在省城花塔街六榕寺塔絕頂金寶珠之上謹  
按宣和六年甲辰至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凡三十年  
別有元至正刻字詳後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偉基初校

番禺周熾皋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盧乃潼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一終

廣州府志卷一百二

金石畧六

宋三

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 左朝奉郎權發遣南恩州  
 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陳豐撰 右朝奉大夫提  
 舉廣南路鹽事廣東常平茶事賜紫金魚袋詹彥書 左承  
 議郎權發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芮奕篆額存  
 南海王有功德於民威靈昭著傳記所載與故老傳聞歷歷  
 可考自唐以來褒封崇極隆名徽稱累增而未已天寶中册  
 尊為廣利王牲幣祭式與爵命俱升元和十二年詔前尚書右  
 丞孔公綬為刺史有惠政事神不懈益虔神所顧歆風災熄  
 滅仍歲大熟韓昌黎為之記爛然與日月爭光神之靈迹益  
 著聖宋開基太祖皇帝遣中使修敬易故宮而新之册祝唯

謹仁宗康定改元之明年增封四海而王加號洪聖皇祐壬辰蠻獠猾二廣暴集三水中流颶作閉關渴飲雨降而足變怪驚異賊矍然若加兵頸上一夕遁去有司以狀聞上心感歎詔增昭順之號加冕旒簪導以答靈休元祐間妖巫竊發新昌領衆數千來薄城下官吏登城望神而禱是日晴霽忽大晦冥震風凌雨凝爲冰沍羣盜戰慄至不能立足望城上甲兵無數怖畏顛沛隨卽潰散雖八公山草木之助未若是之神速也狀奏下太常擬定所增徽名禮官以爲王號加至六字矣疑不可復加二聖特旨詔工部賜緡錢載新祠宇於以顯神之賜太上皇御圖慨然南顧務極崇奉紹興七年秋申加命秩度越元祐於是有威顯之號寵數便蕃不以爲侈第恨無美名徽稱以酬靈貺豈復計八字褒封耶左海遐陬

颶風掀簸蛟鱗磨牙祝融司南彈壓百怪庇護南服俾瀕海居民飽魚蟹壓稻梁舟行萬里僅如枕席上過獲珠琲犀象之羸餘斂惠一方厚矣而京師頃年旱暵異常裕陵遣使懇祈雨雪應不旋踵又何惠澤溥博若是也黎言毒矢嘯聚巖谷多櫛大棹出沒濤波弄兵未旬時旋即撲滅陰護捍禦而人不知神之力冥漠之中陰賜多矣至於震風反醜霪雨蘇暘見新城於水中出陰兵於城上飛鼠凝澌變怪萬狀又何靈異顯著若是也日者郴寇猖獗侵軼連山南海牧長樂陳公偕部使者被齋以請於祠下未幾賊徒膽落折北不支屬城按堵帖然無犬吠之警公之精誠感神如桴鼓影響之應神之威靈排難如摧枯拉朽之易皆當大書深刻以詔後人豐叨乘一障在窮海之濱方託价藩幘幪而竊神庇祐屈多不敢

以蕪類爲辭謹再拜而書之且係以詩曰顯顯靈異百神之英功德在民昭若日星庇祐南服民無震驚風雨時叙百穀用成夷舶往來百貨豐盈順流而濟波伏不興自唐迄今務極徽稱祀典祭式與次俱升捍禦劇賊間見陰兵呼吸變化風雨晦冥壓難折衝易如建瓴奔僂磔岑羣盜肅清蠢爾椰寇噉嚙橫行傳聞訥訥郡邑靡甯堂堂元侯賢於長城邀我星輶各盡其情被齋以請神鑒惟精式遏寇攘惟神之靈應如影響惟元侯之誠惟部使者協恭同盟選值羣賢惟天子之明神休無斁何千萬齡 乾道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權發遣廣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陳輝立石 記成求石於肆得之丁氏高大中度其值

二萬鐫已明年夏饗以舟津寘俾戍官植于廟而戍官以跌坐爲慮祠祝曰後殿之旁有之棄不用度其鑿無差又昇碑以夫七十坐如之詎非陰有所護而然耶奕奉親陪祀目擊其事謹識左方以諭來者古靈陳奕

記在廣州南海神廟其文有曰日者椰寇猖獗侵軼連山未幾賊徒膽落折北不支屬城按堵云云宋史孝宗本紀載乾道元年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州縣官軍討平之卽其事也碑所書陳豐諸人銜名並與郝志職官合惟名宦傳稱陳奕爲古靈先生襄之曾孫攷是碑爲陳輝立碑後刻陳奕跋記立石始末云奉親陪祀目擊其事然則奕者輝之子也浙江采遺書目稱宋槧古靈先生集有紹興三十一年孫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贛州軍事輝題畧云

四世從祖密學公文二十五卷頗有舛譌竊有志于校正因仍未遑竭來章貢屬僚士參校因命仲子奕推次年譜並鈔諸木然則輝乃襄之四世從孫奕乃襄之五世族孫也郝志何所據而以為襄之曾孫耶名宦傳又稱芮奕字國器芮奕一字仲蒙見老學庵筆記為廣東提刑董斯張吳興備志俱奕官左從政郎仁和縣尉嘗和沈長卿牡丹詩秦檜惡之坐竄化州檜死始召還皆不載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又史載廣利王封號不及紹興七年秋加命威顯則石刻之傳所以證史志是非而訂其漏略者不少矣陳豐字宜仲仙遊人紹興中進士孝宗立以循吏薦見萬姓統譜廣東金石畧

鄔大題字

未見

長樂靈谿之源楚相潁川之裔鳥飛于左春藻其芳有宋乾

道歲在丙戌藥洲之濱兮節放逸曜石星羅鑱之以筆粵東金石畧

題字在廣州督學署池中破石翁方綱定為鄔大書為疑

攜之殘文也廣東金石畧

謹案乾道紀元歲在乙酉此題字云丙戌蓋二年也

創建風雷雨師殿記陽文隸額行書

凡陰陽凝結之氣積高廣大者皆神明之隩故古之君天下者必柴望於嶽瀆周公相成王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漢神爵元年制詔太常曰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祀其令禮官以四時祀江海聖朝治暢道洽神明饗蒼海嶽册禮跨古尊顯口南粵置使掌口服諸夷貿口口口歲口資邦計數百鉅萬胡商海賈以不貲之貨入重

譯之地行萬里海必稟命於南海口口口水之便然後敢行  
 舟舳既濟輸征乃廣國以饒用吏以稱職可不敬歟共惟口  
 口順口口遜之美受慶禪之禮光明緝熙以報付託審求吏  
 能旁於疏遠口口口入口行在所不稱者報罷始吳興陶  
 公定分符治貴陞對之次玉音激揚口口口口船口選才上  
 錄陶公移使焉公清名峻節聞於天下精詞麗句推於前輩  
 至則辨治歲貢倍口神實相之口怠於口口口薦南海神祠  
 下謂未至者南海神大神之會主於事而風雷雨師口口口  
 口口口列口於事昔無陞級之嚴雜廊廡之祀非所以配食  
 大神攸司上列口口口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器口謝曠  
 闕是歲也田豐海熟迅雷收聲颺母滅影歸檣去施安若祚  
 席以乾道口口口口口口口落成口口奉安謹攻石記始以

告於後洛師康與之記并書

記在廣州南海廟書錄與之字伯可號順庵不詳里貫據  
 碑則洛師人也鶴林玉露稱伯可附會秦檜求進擢為臺  
 郎檜死伯可貶五羊此記蓋貶五羊時作字頗超俗吳興  
 陶定序其詞集以為受書法于陳叔易則與之書法有師  
 承頗為當時所推矣乾道下缺七字寰宇訪碑錄云三年

閏七月庚辰今從之

廣東金石畧

重修南海廟記

陽文篆額

仰惟洪聖位冠四海尊配兩儀歷代人君悉嚴厥祀自唐祀  
不可辨鉅儒如韓愈輩以大手筆刊諸琬口昭示萬代之徽  
稱下不可辨國下以濟民或裨大計或彌大盜或揀大菑或贊大  
 役凡有祈禱應下不可辨哉矧夫滄溟之廣萬里無際欠伸風雷

噓吸潮汐胡商可下不辨風破巨浪往來迅速如履平地非恃王  
 之陰佑曷口口邪可下不辨異之貨不可縷數閩浙舸舶亦皆重  
 載而至歲補大農何啻千萬可下不辨王之力焉朱明之神祭告  
 謝報之禮御香祝册以時而頒可下不辨又在州城之西南隅故  
 有東西二廟之稱天寶元和間增可下不辨藝祖臨御首遣中使  
 重加崇葺嘉祐中余靖嘗修之元祐中蔣之奇可下不辨於政和  
 季陵葺西廟於紹興咸記于石厥後歲月遞久棟宇滋弊不  
可辨補漏而已振而興之理若有待然非誠心何以奉神非正  
 已何以可下不辨其心可乎身正不令而行不正雖令不從立事  
 而不正其已可可下不辨律貪勑姦剔蠹所至有廉直聲持節初  
 屆款謁二祠延目周覽歎可下不辨是節約官緡無口介妄費出  
 其奇美市材募工大興營繕役弗及口迺可下不辨而辦隆其棟

梁壯其柱石榱椽構櫨椳闌楛楔口口陞級口可下不辨輒可下不辨堂  
 廊廡齋廬宿館山亭口榭靡不宏邃又瓶口風雷雨師之不  
可辨國家崇奉之意使瞻謁者齋慄祇肅以旌王之功德可下不辨  
 矣是役也經始於乾道丁亥冬十月初六日凡用可下不辨鄉黨  
 請書其事以紀歲時口雖不敏敢不直書以告將口口歲不  
可辨崇道觀廖容記并書

記在風雷雨師碑陰粵大記廖容連州人知化州禦柳寇  
 李金有功李金事在乾道初此記題云丁亥則乾道三年  
 也崇道觀在台州趙昇朝野類要云提舉主管某宮觀實  
 不往供職故奏人請者多以家貧指眾為辭降旨必曰依  
 乞差某宮觀任便居住此云主管崇道觀則容當必有因  
 事退歸奏請者惜粵大記及舊志列傳未詳爾廣東金石畧

王十朋廣州重建學記

佚文見梅溪後集今不具錄

輿地紀勝題云州學記或當時篆額如此然無別據今從集本記云即番山之址以為堂閣御書於其上御書蓋高宗所書六經及孝經賜州學者閣皮置也郝志竟云建御書閣誤矣記又載乾道三年龔茂良自憲臺為方伯明年春上丁釋奠喟然謂諸生云云則建學在四年郝志以為三年非也

廣東金石畧

葛壇題字

葛壇

乾道己丑孟秋吳興陶定安世書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粵東金石畧云寺西有石高數仞闊十餘步云昔葛稚川修煉於此名曰葛壇石石上陶定安世書葛壇二大字此刻蒼古俊逸與北海

石室記後題名一行筆勢無二

淳熙鐘款

佚

皇宋淳熙二年太歲乙未秋八月壬午迪功郎王府典膳象州司戶里人譚鳴治鑄造永充供膳

番禺志

右鐘在番禺潭溪鄉亭今廢案凌驥淳熙鐘歌序云吾里潭溪鄉亭有淳熙廢鐘其制甚古四圍作沈綠色周以雷紋瑤光可鑑頂紐高四寸蛟螭蟠之自紐下至口高二尺四寸圍三尺八寸厚一寸鐘口外圍四尺六寸五分內圍三尺四寸肩起圓線二條口上一寸八分圓線二條身分四片各起浮線三條限之又自口線上八寸二分橫以腰線三條分上下二層共成八片上層鐫有款云皇宋淳熙二年太歲乙未



秋八月壬午鑄造云云正書徑六分字體不工然五百年物是可珽也乾隆甲申鄉人銷燬之更造新鐘余止之弗克及姑紀以歌使後之好古者有考焉

廣州增置贍田學記

隸額 行書

田之入于學者有籍籍之司其入者有人人與籍之更先後歲率不常故吏口以其情出入凡厄于籍者名數多寡率嘗詭遺為是者皆自其官新舊之交乘闕其參稽之不逮也曩以清熙九年冬至官口其故籍則曰六年七年者已亡也口吏之責歟則曰某年某人之為也非有所授歟則曰某籍某人之受也毀其口而新是存則有田而無籍可也有籍而無田可也有田而無籍者遺其名有籍而無田者詭其名繇今眎前田之失于籍者十四繇後眎今租之入于學者口口也

吁是獨毋以為歟迺請于府經略龍圖大監鞏公愀然曰有是哉今尚可為後將何以示遠他日嗚驥口口之日子前以學稟不繼則官有沒入之田若干盡歸于學以補今之闕口入口學遠謀則子盍以今與口之田總其名數盡棗于石以待後之口口口口退而告于學之諸生曰公之仁遠哉口田以為今有石以為後口口口口不告口公之仁遠哉口是口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一年正月口日廸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陳德銘謹書口口學正簡口直口口口

記在廣州府學泮池北之西後半多泐不見撰人及立碑年月然記中有云呼時舉而告之則記為時舉撰但不知其姓爾記前有清熙九年後又有一年正月一年上有泐

文則碑當為十一年立矣記末有學正字尙分明可見宋

史選舉志內外學官元豐九年始立試法上等為博士下

等為錄正錄正蓋卽學正而職官志無其文闕也廣東金石畧

碑陰田段畝步不錄

淳熙十一年正月日記

案記云經畧大監卽前記所稱鞏公蓋鞏湘也淳熙七年

任廣東金石畧

東莞縣令舊題名記佚

縣於晉成帝時為東官郡至安帝分置義安郡隋析為縣曰

寶安若增城政賓亦郡也唐至德二載革今名宋開寶五年

廢隸增城六年復置熙甯間以京朝官領易令曰知縣境駁

盜闖屯兵鼎立以兵馬都監綴于銜未通籍曰監押鹵地邑

有八曩兼提舉鹽場公事繼曰管幹今不復繫惟番舶仍護

之初為郡治于今東莞場之東二百步頽址尙存後徙到涌

今治所也自創置除受以來姓氏蔑然後李公巖上官公愉

相後先訪遺逸鑱諸石至靖康止次序失考夫均之曰邑宰

爾賢否在人倘更代絕紀則邑人寓其愛敬者將孰為去取

敬考年月新其刻且空餘以待來者若身若子孫他日一邈

逅故將曰是固嘗宰東莞此其情有不容恕者淳熙揭陽王

中行記張府志

右刻在東莞縣署案王中行阮通志有傳粵大記云

中行隆興元年進士淳熙十二年宰東莞此記末題

淳熙當是十二年立石也

鄒非熊題名隸書未見

鄧非熊宗望管湛之天步自葛僊洲煮茶景濂堂采鞠筠谷榜舟九曜石下摩挲前賢題刻而去淳熙戊申十月丁卯

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西北石上鄒非熊知曲江

縣民有張九韶者被盜尉執平民煅煉誣伏非熊力

爭破械遣之居亡何真盜敗九韶失物咸在人服其

明見明一統志淳熙紀元歲在甲午此云戊申蓋十

五年也

美成橋石刻 存

郭下東橋濠畔居住前押錄梁抽施資財二十千省添造橋

祈保福算延長者 紹熙元年五月初七日化緣僧慧明造

右刻在蓮塘村王志云紹興元年僧惠明建據此刻熙慧

二字分明則王志誤也梁抽題銜押錄蓋即押司錄事之

省文 新會志

重建東嶽行宮記 未見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久而廢為之宰者奪于簿領之繁

束于財用之乏不遑及張侯來樽節浮費纔數月而公帑充

物于是訪諸屬里有今當營繕而昔病未能者咸與新之以

故百廢俱興一旦邑人以祠為請侯懼然曰神與令均受民

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工度材相其故址而加敞

焉規模雄深丹雘輝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色莊心

敬而善念已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屬與

之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諡公古例也而以帝

稱自本朝始庸非有功于民乎有功于民崇其祀宜也亦令

責也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侯名勳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侯守魏公忠亮之節而又親承南軒誠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復有何求於神哉始至旼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冥簡數語信所行於心而委禍福于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覬誰其信大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過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又託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向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與之所願識也紹興甲寅四月崔與之記張府志

右刻在東莞東嶽行宮按張勳黃通志有傳云紹熙二年為東莞縣阮通志職官表失載張府志亦不詳某年任未免疎畧記末題紹興甲寅與黃通志不合

考宋史崔與之傳紹熙四年舉進士記為菊坡所撰則紹興為紹熙之譌無疑矣

張金題名隸書存

慶元乙卯季冬十有三日同提點刑獄趙齊仁山甫轉運判官徐柟志齎提舉常平劉侯碩翁提舉市舶唐弼公佐泛舟小酌其下愔題識之湮滅悲歲月之不留弔古感今三歎而返經畧張金君量題

題名在廣州督學署九曜石上郝志稱徐柟轉運使慶元元年任唐弼市舶使淳熙五年任與此刻不合攷宋史徐邦憲傳開禧間韓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柟擊之據此則柟在慶元時未為轉運使明矣增城證果寺牒稱淳熙七年久旱知縣唐弼祈雨據此則弼在五年未為提舉市舶

又明矣皆當據石刻以正其誤

廣東金石畧

李元口題名

未見

崇慶元乙卯臘日建山阜通坊醫士李元主

廣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督學署池東石上謹案山主皆殘字山

當即寅主阮通志刻作王蓋傳寫之謬

尙書省牒

行書存

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錢之望狀奏竊見南海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廟食廣州大茆茲土有禱必應如響斯答臣領事之始大奚小醜阻兵陸梁既迫逐延祥官兵怙衆索戰復焚蕩本山室廬出海行劫臣即爲文以告于神願借檣風助順討逆俾獻俘祠下明正典刑毋使竄逸以稽天誅然後

分遣摧鋒水軍前去會合神誘其衷既出佛堂門外洋復回舟送死直欲趨州城拾月貳拾叁日至東南道扶胥口東廟前海中肆拾餘艘銜尾而進與官兵遇軍士爭先奮擊呼王之號以乞靈戰鬪數合因風縱火遂焚其舟潮汎陡落徐紹夔所乘大舶膠于沙磧之上首被擒獲餘悉奔潰暨諸軍深入大洋招捕餘黨如東薑段門諸山素號險惡或遇颶風發不容艤舟人皆危之既至其處波伏不興及已羅致首惡則長風送颿巨浪口至武夫奮棹且喜且愕益仰王之威靈凡臣所禱無一不酬將士間爲臣言此非人之力也凱旋之日闔境士民以手加額歸功于王乞申加廟號合辭以請臣參訂輿言具有其實除已先出帑錢千緡崇飾廟貌外用敢冒昧上聞臣考之圖經惟王有功于民著自古昔載在祀典

神次最貴唐天寶十載始封為廣利王國朝康定貳年增號  
洪聖皇祐伍年以陰擊儂賊詔錫昭順紹興柒年復加威顯  
所以致崇極于神者其來尙矣旌應表異正在今日欲望睿  
慈特降指揮申命攸司討論典禮優加命數昭示褒寵以答  
神休以從民欲伏候勅旨後批送部勘當申尙書省尋行下  
太常寺勘當去後據申照得上件神祠係是五嶽四海四瀆  
之神兼上件靈應並是助國護民蕩除兇寇比尋常神祠靈  
應不同所有陳乞廟額本部尋再行下太常寺擬封去後據  
申今將南海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廟合擬賜廟額降勅伏  
乞省部備申朝廷取旨施行伏候指揮 牒奉勅宜賜英護  
廟為額牒至準勅 故牒 慶元四年五月尙書省印日牒 參  
知政事何<sub>平</sub> 參知政事謝<sub>五</sub> 右丞相<sub>丐</sub>

牒在南海神廟宋史甯宗紀慶元三年夏廣東提舉茶鹽  
徐安國遣人捕私鹽于大奚山島民遂作亂秋八月辛卯  
知廣州錢之望遣兵入大奚山盡殺島民與碑稱拾月貳  
拾叁日不同蓋碑紀戰勝之時史據遣兵之日但遣兵與  
盡殺島民自是兩時史臣叙事欲簡而無法遂致紀載失  
實爾又碑稱紹興七年復加威顯慶元四年始賜英護廟  
為額皆史禮志所未詳茲當據此碑正之至碑末署銜參  
知政事何者名澹參知政事謝者名深甫右丞相者京鏜  
具見宋史甯宗紀右丞相不著姓者宋舊制丞相署敕著  
姓僕射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為相故皆不著姓見老學

庵筆記

廣東金石畧

敕賜德施廟額

篆額

尙書省牒

行書存

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東轉運司狀據廣州申據增城縣  
申據父宿余元凱等狀竊見本縣管下證果里在縣金牛里  
自皇祐間有取聖一軀坐化裝塑肉身慈相見有父老相傳  
姓賓無名號謂賓聖者本縣每遇旱潦以致民有疾疫祈禱  
無不應驗乞賜封號本司尋委博羅縣主簿張夢庚躬親詢  
究得自淳熙七年久旱知縣唐弼迎請賓聖者至縣修建道  
場祈禱即時雨降連日當年禾稼豐熟又慶元元年正當春  
夏之交天荒旱民皆失時權縣黃令尹迎請賓聖者至縣廳  
建道場祈禱即時雨降又當年八月知縣廖視設供亦皆感  
應又慶元二年秋間淫雨連綿江水泛沒禾稼知縣廖視於  
八月二十一日詣賓聖者祠堂集隣老祈晴當日晴霽水漸  
減退禾稼不傷至於鄉民間有疾疫禱之並皆應驗本司再

委肇慶府高要縣主簿方士瑾覆實賓聖者靈應事蹟相同  
本司保明是實伏候敕旨後批送部勘當申尙書省尋行下  
太常寺去後據都省准建炎三年正月吉日已降指揮節文  
神祠遇有靈應卽先賜額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  
指揮節文今又神祠祈禱應驗今諸路運使依例保奏取旨  
加封照得今來本路運使司已依例委官詢委覆實保奏聖  
旨勅賜加封條法今勘當已從已降指揮合先擬賜廟額合  
行降勅伏乞省部聞奏朝廷取旨加封施行申部本部今勘  
當欲據通行准議事理完備伏候指揮 牒奉勅宜賜德施  
廟爲額牒至准勅 故牒 慶元四年八月尙書省印日牒 參  
知政事謝山右丞相臣

牒在增城證果寺據元人鄧英甫賓公勅黃記知此爲元

重刻奏狀列唐弼諸人郝志職官皆未備也廣東金石畧

靈湖山水之記篆額存

靈湖在廣之新會縣南百有五十里地名烏涌洞之西與北皆青山萬疊山之趾則透遷蔓衍散為平陸十餘里而至於海東西亦然谿澗疇畝錯雜人烟團簇其地曰橫塘曰古龍曰奇石曰東畔曰山頭曰官塘曰後朗曰官田曰西溪曰楊渡曰西村曰北隴曰雙門凡此者皆洞之別名也古龍奇石之東南有山隆然若奮二臂雄枕於海前橫沙磧可叁里湖之周遭視叁里為倍西山有石石有仙跡北有龍祠鄉民水旱必禱焉故世代相傳曰聖塘不知其幾千百年矣其山無青林巨木迺淺叢怪石雜以山花埜果珍禽異獸時或有之前則洪濤巨波聲勢豪壯聲之遠近可卜陰晴也湖旁之石

呈奇獻巧如列俎豆焉其水清而甘深而不可測中有小島島有石巍然特峙孤樹亭立若盆斛之所植者天色晦冥烟霧四起若有威神人所恐也古來山徑蕪穢游觀者少惟樵童牧豎得以娛嬉予之師永公乾道之初始闢路於龍祠之側植以松筠果實築菴而居之繇是登覽者迨今往口不絕余生於奇石自少出家鉅鉢江湖四十年開禧丁卯春初還里閉而親舊皆無也惟湖之景物獨存感慨於懷又愛不已他日當修予師之室以老焉因筆而書之併易今名嘉定改元歲次戊辰重午日住報恩光寺禪寺紫口口口至元廿五禩戊子歲夏五既望四世俗孫口口重立石將仕佐郎廣州路儒學司教授陳口口中奉大夫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凌震篆口 景物之寓山川其顯以人其傳以文微其人則蘭亭



固墮於空山微其文則愚溪池鳥不見稱於後矣且廣之邑有古岡邑之鄉有烏峒蓋穆轍謝屐所不及者靈湖最勝處造物久矣秘其藏一旦永師菴之璣師記之而后奇觀偉趣始抉露而無遜形發揮而無餘蘊矣雖然永厭叢林志泉石胸中自有一山川璣攜瓶鉢走江湖足跡不知幾山川以胸中之山川發為目睫之山川以足跡之山川寫為筆舌之山川非二師遇靈湖靈湖遇二師耳璣之俗曾孫彭欲刻記于永菴以壽斯文而俾余着語余雖不及足永菴之遺趾猶得目璣之遺口則靈湖固在吾几案口口於是乎書廣州路濂口口院山長羅天與跋新甯志右刻在廣海靈湖寺久湮土中黃文學壽榆搢地出之其石已斷而文尙完好可讀碑分三列上篆額中刻應璣記

及陳口口凌震銜名下刻羅天與跋天與結銜稱濂口口院山長濂下缺文當為泉書二字濂泉書院在廣州元制江南諸路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曰書院設山長一員詳元史選舉志凌震廣州都統見宋史二王紀嘗與轉運判官王道夫取廣州後王道夫死節而凌震無聞觀此碑則震殆降元且為其官矣萬姓統譜止云其後散居嶺南蓋未詳也新甯志

謹案記文云嘉定改元歲次戊辰重午日住報恩光寺禪寺紫口口口至元廿五禩戊子歲夏五既望四世俗孫口口重立石據此則原刻在嘉定戊辰可知

廣州府學管額碑管額四至不錄存  
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陳中書峴照古例再申朝省口口口

地及在東南西北內外周圍城脚經界入學永遠充修造養士公用諸人無得侵占嘉定二年三月吉日記

案碑在廣州府學元重修碑之陽未題云嘉定二年而舊志職官稱經畧安撫使陳峴嘉定三年任蓋刻誤也又宋

詩紀事稱峴字壽南

粵大記郝志云字山甫

温州平陽人淳熙十四

年中博學宏辭科賜進士出身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而

不言經畧安撫使得此可補其闕

廣東金石畧

轉運司脩南海廟記

存

南海神祠位號之尊貴祀典之嚴重廟貌之規恢景響之昭答唐昌黎公巨深意健筆發揮鋪張詞華而事覈不可加矣至我皇朝上之禮神益謹於唐神之報上有加於昔皇祐五年儂寇環攻州城若有所覩震慄引去州以無恙慶元四年

大奚嘯聚遣將勦捕遇于廟前賊舟則膠坐受俘馘禦菑捍患之功俊偉章灼既聞於上今爵為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表其廟曰英護前據大海吐納潮汐來往祠下者微若一葦大踰萬斛必祇謁忱禱乃敢揚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懼人之所以恃神者亦重矣廟之舊規宏大歲久頽塌叩漏頽窳雖牲醴之莫不闕恐未必顧歆也詿以嘉定十六年承乏將漕乃謀之幕屬撤而新之委主管帳司李宏宗董其事重門俠廡前殿後堂巨而楹棟細而宋桷壞者易之缺者補之上瓦下甃環堵列楹既葺既治中外一新丹堊之飾繪畫之事程功競巧精至織緝前列呵衛旁羅騎導凡海霸之有職位者後庭之供娛侍者彪炳森列非復昔日摧剝垢漫之比鳩工於甲申之仲冬告備於乙酉之季夏糜金錢六百萬有奇皆

出於漕計供餉之贏一毫不目及州縣實體朝廷嚴恭禮神  
之意庸副邇人依恃為命之心非曰為美觀也詩曰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南海最大外通蠻夷何啻百十國神  
之威靈亦遠矣今廟食于扶胥之口其格其否固不可度不  
可射耶繼自今遇壞必葺有隆無替毋但以歲省牲幣工祝  
致告為敬必思有曰安神之居神依人而行將與邇人相為  
終始寶慶元年七月十五日朝議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官  
義溪曾噩記奉議郎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主管機宜文  
字清源留元崇書 劉漢臣刻

碑在廣州南海廟會聖繫銜偁轉運判官而舊志職官載

入轉運使誤也留元崇端之子見萬姓統譜廣東金石畧

彭鉉題名存

端平丙申三月清江彭鉉詣祠歲祀事登浴日亭訪韓碑誦  
坡句摹本而歸刻名碑陰時廬山胡泳與其季宏偕行

右題名在番禺南海廟韓碑陰

鞏公增修學廩記存

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富而粟賦詩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此下石已斷毀伯暨子若孫頌遺愛者飯必祝人欲天從善積

家慶嘉熙丁酉此下石已斷毀帝率彞訓命朝郎公嶠持常平茶鹽

節斗建丑旂鸞戾泮三城老稚此下石已斷毀余敢不以先公舊治

為念邇滌蠹剔舉刺核條教孚未幾兼帥漕兵此下石已斷毀拂碑

陰龍圖公所撥頃數成在有牟利而股轉以聞乃根其逋歸

學此下石已斷毀言淳熙逮嘉熙甲子將周如公父子司南其勤其

殷得未曾有心篆此下石已斷毀於士以廣朝廷育材之仁朝郎公

加惠于今亦非求德於土以充家庭繼志之此下石不置承

錫爾類朝郎公得之仁孝同源詩禮種學好事如髮記胡此

石斷頤民物之理於胸中異時發身較魁軌襲相履眎貢闈

堅刻當有此下石生從事郎廣州州學教授合沙劉漢英撰

文林郎前特差潭州監此下石蓋學生貢士正錄黃應龍黃

況貢士直學陳容龜會壽卿等立石此下石口口口文煥教

諭陳惠孫司膳林顯祖鄭時中監刊學諭李子鯉掌此下石

文已不完前有嘉熙丁酉字後有廣州州學教授合沙劉

漢英撰文此碑字畫完者尙有筆意可觀粵東金石畧

記在廣州府學所稱龍圖公不著其名以下文淳熙逮嘉

熙甲子將周如公父子云云考之則郝志職官所載鞏湘

是也湘以淳熙七年任經畧安撫使至嘉熙改元凡五十

七年故記言甲子將周矣記末題銜有教諭學諭則教諭

之名宋已有之宋史職官志闕載也廣東金石畧

陳疇題名隸書

嘉熙三年己亥元己九仙野使陳疇少錫泛舟僊湖觀僊掌

石摩抄蘇刻誦米南宮詩奇哉弟叔同少臨孫成之可大甥

林璞藏用侍臨江蕭山則則山東嘉吳偉茂遠清游時塔躬

玉長樂陳子口茂客也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內仙掌石上自嘉字以下舊

為榕根所據故粵東金石略闕而不詳道光六年翁

學使心存始剔出之並獲米南宮詩三十一字清游

張府志作清沅南海志以為誤謂游蓋源字之駁文

黃朴題名未見

廣州府志卷一百一十二 金石畧六 七

嘉熙庚子孟秋長樂黃朴成父約同郡唐璘伯玉莆田劉克

莊潛夫泛舟仙湖湖多怪石其二峰尤壯偉乃宅厥中而作

亭焉左盤右踞勢若相口而巖巖挺立又類乎守道不屈者

遂磨崖以識之

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中破石上

顧孺脩題名

未見

淳祐改元孟陬壬辰朏莆田顧孺脩劉行甫明甫同游

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仙掌石上

東莞經史閣記

未見

東莞號廣聞邑羅浮址之厚海負之鉅彥秀民為多設學宜稱是淳熙戊申此焉始基開禧丙寅遷大成殿於西嘉定辛

巳因移黌舍其前面勢砥厥初差易位而當勝處至紹定已

丑而後對闢齋廬重作南門纔具體而微亦難矣世俗吏類

急期會迂化本鞠園蔬穢弗治老屋將壓新築亦做何易也

溫陵許公以海內大儒來為邑宰士相慶曰吾邑其幸乎吾

道其泰乎嘉熙之元日公始廟謁喟庠序圯陋謂第一義不

可廢出來橐十萬授監河張居樸庀繕葺事由殿而廡而祭

器庫而門而庖而漏鼎鼎偉觀乃躬程試收其俊尤育之淑

之員倍給腆矜佩自遠方至者于于絃歌洋洋前此未有也

邑有沒入田一頃八十畝有奇金銀為錢五十萬有奇法當

上之憲臺公請並歸于學綉衣吳公旂素敬公慨然弗靳繼

粟益裕以其錢即直廬而閣其上輪奐雄峙博蒐圖籍度之

萬籤士得讀所未見餽使陳公疇亦捐三十萬相厥役又不

足則節用之贏資其成而虞其壞儲十萬爲後日補飭費慮周矣學垂百年草創未完公一手營之學田閱幾合漠不問公獨能增益之然皆其餘事公之學得伊洛紫陽之心傳所至山斗後進異時橫經番山規矩嚴條教悉日夜至齋房與諸生講論有一藝能極口稱獎不中不才者亦循循善誘卒使爲成人一時席間士俊皆卓然有立廣人德之深共建生祠于泮宮之東至今朔望羅拜其下如初菊坡清獻公自蜀歸聞而嘉歎力言狀于朝時未識公也公茲來莞人孚其德望民曰吾師也公亦愛其民而子之樂與其士而弟子之縣務雖甚繁劇必時詣學與諸生接始月書季考礪術業始立小學迪蒙童無小無大日講論語中庸而誨以微意凡經口講指授爲文皆有法士習新美文風丕變邑人士倣郡庠生

祠之先是累大比不薦一今復有齒賢書者乃錢君益長於學遂登儒科亦教化緒效也蓋公以道爲己任尹一邑則欲行于一邑如明道先生扶溝興學故事他日又期用以斯道覺斯民使天下皆在道中卽百里規模之充也昂英弱冠遊芹泮公期待之極厚且嘗至是邑撰杖履行鬻舍敬識其實公名巨川字東甫嘗中異科云淳祐四年二月朔門人朝請郎直秘閣李昂英張府志

右記刻在東莞邑學按許巨川溫陵人嘉定甲戌進士黃通志有傳

李昂英峽山詩碑未見

雙虬挾虹玉輿入百轉灣向無長公詩草木今何顏此山二百年偃蹇客往還長風駕余舟老人急開關逢迎欠高僧喜

有識面山平生僻幽壑便合茅三間君命何敢留歸棹隨賜  
環慚愧和光翁笑指青童鬢無塵明鏡太玲瓏峽迴周遭  
紫翠中地有仙家雲母石天然上界水晶宮通宵如畫溪頭  
月盛夏回秋竹罇風萬斛客愁俱蕩盡一杯清酒畫欄東  
長風吹裂碧雲堆捲取銀河瀉下來雨攪犀潭千尺浪烟遮  
龍窟一聲雷松翁偃蓋巖隈立猿女穿蘿洞裏來舊事蘭亭  
可拈出婆娑溪曲好銜杯馬峽山志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立石年月未詳附錄於此

黃石題名

存

寶安黃石來

右刻在厓山西三嘉村海旁無年月按黃涪厓山志稱石  
屋村後一石刻寶慶黃石臺五字臺字已剝落細認如來

字云云卽此石刻但安譌作慶耳寶卽寶字之俗來亦俗  
字寶安東莞舊稱考東莞黃石涪祐十二年鄉貢或卽其  
人與則此刻亦當在涪祐也新會志

海珠慈度寺記佚

大塊開鑿元氣流行穹窿雄大之爲山宏廣博厚之爲地凸  
凹爲岡阜潤濕爲水澤羣分類聚各安其生海若山靈威神  
輔德嘗觀杭之飛來峯廣之飛來殿五羊化石南康殞星皆  
名勝之處佛菩薩化居也昔有人從異國來得珠徑寸舟歸  
日珠飛入海無所尋覓是夜此處光怪呈露因名海珠洲寶  
祐四年郡人文溪李左史昂英施財創寺於其上奉佛安僧  
請額海珠慈度寺立爲甲乙住持院在南海之外越臺之前  
舶之望聖實州治之正印西江之水澎湃漩復而迴瀾東海

之潮奔趨洶湧而收浪綠樹排秀遠山送青漁燈半夜見星  
燈而明滅譙樓將曉聞畫角以悲鳴慨嘆昏迷其誰能悟月  
皎金波搖蕩星光銀漢低垂補陀瑞象玉毫增輝兜率紺容  
妙相顯露僧和梵唄鐘扣鯨音穗石福地其名四馳寺成而  
雲衲四集遂置田土名荒谷下澗朗下麻涌下疆黃泥凹東  
街田地黃泥鬱種子田官田峒等田提舉常平司撥渡額名  
河南北上渡下渡密頭橫水等渡以充晨夕香燈之用帥閩  
又撥蛋民邱三林六郭二兒孫一十餘人永遠充本寺洒掃  
之役此皆係常住利便之事且有生者幻生塵象中幻居塵  
境上實非久處是亦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斯佛語也雲峯祖  
師曰從緣而得者始終成壞不從緣而得者歷劫常存命工  
鐫石以紀歲月後昆當鑑是無忝也僧鑒義撰番禺志

右記在海珠寺番禺志載此文左行題寶祐五年當  
即是時上石也

李司戶墓誌存

皇考李司戶墓誌

隸額

考君世居新邑華萼里豐禾崗生

一紀無怙妣詹氏獨撫養冠娶歐陽氏有二男三女時邊事  
方殷輸財助國叨拜口口梅陽葉史君檄尉程鄉永守趙監  
丞委攝戶掾皆口口再四不願仕孜孜惟教子業儒為鄉間  
力行好事路泥瀟則砌以石溪跋涉則濟以橋食多艱則貸  
以粟祈禳無所則創堂度僧以焚修若壽而康天福以善非  
所敢知生於淳熙己酉夏五重午之申刻景定壬戌亦夏五  
初浣終於正寢焉壽藏預卜經營畢周在歸德里名李坑山  
坐離面坎水流納甲皆治命也癸亥臘月庚申協吉用傳于



後云 男貢補口口唐佐中立等百拜謹識併立 婿從事

郎前循州龍川尉兼縣事王伯鳳書

右刻在北街文稱景定壬戌又云癸亥臘月癸亥當即景定五年時也龍川宋時屬循州明洪武二年州廢龍川屬惠州府宋史志開寶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兼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以主簿兼知縣事此誌王伯鳳題銜龍川尉兼縣事則史所未詳矣殷字闕末筆作殷避宣祖諱也宋鑿書多有之若刻誌僅見此耳

新會志

謹案王伯鳳題銜循州龍川尉兼縣事阮通志職官失載得此可補其闕景定三年歲次壬戌四年歲次癸亥新會志以癸亥為五年誤已

勅封峽山二神記 未見

廣州清遠峽山顯應神曰初可特封靈祐侯曰武可特封靈惠侯 勅廣州清遠峽山顯應廟神曰初曰武峽山之中佛屋甚古 二神自鼎興早禱輒應是有功德於民者既錫廟匾宜肇侯封有建炎祀典在靈者神之威祐與惠者神之福相百里其無斃可依前件奉 勅如右牒到行景定五年十一月 日太傅右丞相魯國公似道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夢鼎簽書樞密院權參知政事希得兼給事中子才兼權中書舍人十一月十九日都事王行訖統制官張恩明施財命五羊陳仕舉刻于石通直郎知廣州清遠縣王管勸農公事兼軍正曹韶篆額并立石

馬峽山志

馬峽山志殿宇門載二帝子祠在定心泉左即大馬仲陽

與初武二臣同隱處歷代祠焉有二子塑像初武左右侍立據此則相傳二神為大禺仲陽臣矣又梁普通元年庚子十月十八日峽有二神化遊方居士往舒州上元延祥寺叩貞俊師寢曰峽山據清遠上流吾欲建一道場立勝槩師居乎俊唯諾中夜風雨暴作遲明啟戶則佛殿金相已巍然至此山矣又唐天曆間哥舒晃叛遣將討平之先是將奉命夜夢二神人謂曰見幡則回及賊降班師果見幡掛二禺山頂始悟峽山二神助云事並載禺峽山志所謂峽山二神皆即初武也清遠志

右記刻在清遠峽山寺曹韶阮通志職官失載

咸淳題名殘字 未見

趙周卿月言缺洪唐元齡缺仲缺日月以咸淳乙丑缺來

遊缺一市缺川公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中破石

咸淳鐘款 存

太歲丁卯仲秋奉籙弟子郭彥聰捨鐘一口入麻洲康王行祠永庇供養以求嗣續庇佑家門子孫昌盛壽綿長永保平安者 咸淳三年八月十五望日謹題

右鐘在城東無量寺據款則鐘原為麻洲康王廟物麻洲在南門外其何時移今所不可詳矣款云十五望日者承大月十五日望承小月十六日望此承大月故題十五日以別十六日望也香山志

六祖大鑿禪師殿記 存

大鑿禪師顯跡於唐至我宋益昌今光孝寺菩提樹是師落

髮處風幡堂是師說法處遺跡如在故釋子因為祖師殿以  
妥厥靈歲久蠹生重以鬱攸為變遂成荒趾歲在己巳住持  
僧祖中重新起造既成而請記于余余因謂禪師以四句偈  
傳衣正以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今為之殿宇而加像設焉得  
無惹塵埃乎師又謂心不着法道即通流心若着法乃成自  
縛晨香夕燈之奉為着法乎為不着法乎請者未有以對余  
語之曰道無古今佛無去來謂師為存而不沒乎自唐迄今  
幾七百年世界如寒暑遷人生如花葉換逝水何可挽也謂  
師為沒而不存乎庭前之木幹換根存堂中之僧貌殊性一  
羣瞻列跪何見而恭敬口誦心惟何慕而歸依飲水知源自  
覺自悟師豈遠乎哉惟番禺大都會也禪師大道場也地大  
則眾雜而俗庀道大則教行而類應師初出遠遊而終返于

是豈無說邪以寂照法解炎氛毒然則僧家為殿以崇之吾  
握筆為汝記之皆善緣也咸淳五年十一月初七日華文閣  
直學士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陳宗禮記朝散大夫提舉廣  
南東路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兼權運判令應澂題蓋宣教郎  
知廣州南海縣王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王應麟書  
建安陳奇刻

記在廣州光孝寺王應麟結銜與宋史王應麟傳所載不  
同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云知南海縣王應麟晉江人非箸  
玉海之伯厚也陳宗禮字立之冷應澂字公定分甯人事

蹟並具宋史本傳

廣東金石畧

西巖行

篆額未見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

金石畧六

三

西巖之旁有奇石如壁如碑色蒼碧雨淋日炙松棘間埋沒人誰識開闢吾母擇地尚名蘇真龍正穴葬翁姑旃蒙作噩迄今歲五十二稔過須臾走居仙城海洋隔春秋祭祀飢莊客十年一到能幾回孝失時思良自責丙子仲夏暑半徂虜酋入廣人皆遁乃攜奴累歸故土墳前松草兩荒蕪芟草掃松會親戚駢集檀欒菴矮窄頭莫能抬膝莫容水不關兮山不脊移菴東向看晨烏築岳西賞夕陽晡因扁餘暉延暮景茂栽桑梓陰亭隅鐵壁橫量三十尺鏡面光平堪愛惜前鑿謁行後鑿詩永代流傳成古蹟彼岳運泰天也乎胡然馮畝轉于巫既獲厥田酬所願經營軒豁佐規模老來靜好幽居僻父子徜徉高興適孟聚仲襲暨季長朝往暮回齊董役丁甯告誠守此區遵奉祖宗香一爐苟首予言羞見石山神遣

怒更挪掄聖宋景炎初改厯臘月鳩工劊字畫岫雲書得巖

叟翁託石記名垂罔極新甯志

西巖詩象額未見

安墳五十二年來巖得菴成始闢開蘇洞留傳經代久巫家受產廣規恢左岡平石鐫棋局右澗清泉築釣臺亭立餘輝延暮景剩將桑梓夾栽培新甯志

右磨崖刻在海晏都沙關白飯徑口離巫村二里許巫事蹟各志不載邑貢生陳淇巫公傳云名心德號岫雲官知府而邑增貢李章達西巖古蹟序則云諱逢秀字心德號三祝海晏通亨村人宋兵馬大夫李白云親至其地訪其裔孫得家譜蠹食過半其名號職官尙可識宜較陳爲得其實且陳云官知府知府非宋官固不待辨而知其誤矣

然李云兵馬大夫考宋制有兵馬鈐轄兵馬都監而無兵馬大夫之名蓋亦沿家譜傳聞之謬詩云丙子仲夏暑半徂虜酋入廣人皆遁丙子為帝昺德祐二年二月伯顏入臨安太后遣使降元宋史二王紀五月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梁雄飛請降於隆興帥府乃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州六月丙子雄飛入廣州即此事也詩又云聖宋景炎初改歷臘月鳩工劂字書考是年五月端宗即位於福州元景炎十二月次惠州即此詩所謂臘月距厓山宋亡尙有四年而陳傳以詩內書景炎為不忘宋非事實也巫事蹟雖不詳然賴此石刻灼知為此地人固無可疑矣

新甯志

巫公巖路南石刻 未見

洞天 岫雲書 新甯志

右刻在新甯巫公巖口無年月按岫雲為巫逢秀號則此自屬巫逢秀所書也

巫公巖路北石刻 未見

回顧

漸入

眠雲

自酌

棋局 新甯志

右五刻俱在巫公巖口無年月書人名字蓋亦巫逢秀書鑄故附錄於此

天等鄉橋石刻 未見

十石酒四十燈造

右刻石在天等鄉橋中無年月而字跡逾古似非近代之物又其文不可解蓋隱語也今附於宋代之後

新會志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偉基初校

番禺周熾皋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盧乃潼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二終

廣州府志卷一百三

金石畧七

元

元廣州重修學記

篆額存

大元皇帝混一疆宇大江以南學校林立士類薰陶王化弦歌自如惟廣東一道界海隅畔者出沒屢厯王師干戈上下甲騎驅馳數百年文廟日就頽圯殿庭為廐馬之所廊廡為冶鐵之場棟梁椽桷悉供薪樵杏壇槐市莽為荒榛學官不臥過而問生徒不臥過而窺吾道幾無所主宣慰使完顏公奉天子命蕃宣嶺表一日詣學喟然歎曰文廟如豈非所以尊宣聖明教化育人材迺捐公粟助工費命總管梁鼎鳩工口材百堵口口姚然督修葺命主學蕭溥董收支自庚辰十一月庚申興工至辛巳三月丁酉朔告成日給充而工不

目為勞力役均而民不目為苦殿口之口口修廊廡之頽者  
起欄楹之傾者支欄楯之斷者續堦登之闕者口口口翼  
壯偉閎耀承平之舊觀頓還完顏公往觀焉曰夫子之宮牆  
粗完聖賢之肖貌未古不足以聳觀瞻起恭敬復捐口口口  
宣聖四公十哲之像千載精神一旦輝煥噫夫子之道無古  
今無興廢無絕續無理亂特患宗主吾道者無口口口口  
口口斯文宗主吾道者完顏公也繼自今春秋祀享有其地  
公之顯設也衿佩口口口有其口口口育也泮水洋洋公  
之福澤也藻芹茂茂公之春意也公口口口廣口口口窮士  
臥一日忘公哉若夫後廡未駕講堂未興齋舍未口口閣未  
口口口意欲成方經營間被盲人覲迫於行弗及為迺留白  
金一百兩命將仕郎南海縣口和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畢其

事於世見公注意學校圖其始又能成其終也諸生有請勒  
口紀實聖任忝充一道提學之職誼弗容辭於是乎筆公名  
正叔字端卿臨汝人以少中大夫宣慰廣東道至元十八年  
歲在辛巳三月朔廣東道儒學提舉尹聖任記并書廣東道  
儒學提舉姚燃篆額從仕郎廣州路儒學副提舉吳太初廣  
州路南海番禺縣學口蕭溥學正曾一龍學錄吳道亨葉方  
春直學林東震葉景山糾彈李選司計林夢開口源堂長黃  
大中堂諭區宗處小學直學彭泰吉武學直學會與之等立  
石

記在廣州府學元史百官志儒學提舉司各處行省所會  
之地皆置一司統諸路府州縣學校祭祀教養錢糧之事  
每司提舉一員從五品副提舉一員從七品此刻尹聖任

姚然二人并稱儒學提舉吳太初稱廣州路儒學副提舉則每司提舉不止一員副提舉之官亦得設于諸路史志特未詳耳又陶宗儀輟耕錄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此刻題云堂諭當與齋諭同而史志亦無文也

廣東金石畧

祀南海廟記

存

至元癸巳春三月戊寅中奉大夫御史臺侍御史鄭制宜侍儀司承奉班都知揚彌堅奉皇帝命捧御香錦幡銀合等物馳驛至廣州俾有司備儀禮致祭于南海廣利靈孚王越翼日已卯乘舟詣祠所方時雨愆期甫及半塗雲興雷作嘉澍遂降既至齋宿廟下庚辰昧爽迺陳牲幣薦醴齊籩豆靜嘉庭實旅百樂具既奏登降有數雲輶停雨風馭歛颺燭光輝

映瑞靄氤氳而神之格思福祿來崇有不可度者禮成而竣風潮送舟雨雲逐幔槩夫和歌歡聲動盪何和氣之熙熙也如此及皇華使旆言還而遠近甘霖霑足於是廣之士民相謂曰廣東去朝廷萬里神實司此土前代以來載在祀典然道阻且修或不能有事於祠今聖天子不泄邇不忘遠既加錫徽號又連歲遣侍臣歲祀事俾遐陬僻壤獲覩典禮之盛又正切閔雨而雨隨恩霈田里昭蘇豐穰有兆茲實吾君之澤洽于四海以誠孚于神神之澤加于生民以靈孚于君其感通之至烏可得而揜也宜刻貞珉以紀其實俾小大咸知澤潤之功有所自神靈之應有所孚豈不美哉獻備員儒官曰擊盛事敢不表而出之 承務郎廣南東道儒學提舉王獻百拜謹記 從祭官奉議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事



奧屯希尹朝列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薛元貞廣州路儒學教授陳黃裳書承直郎同知廣州路總管府事雍居敬立石

記在廣州南海廟紀年云至元癸巳攷元再以至元紀年順帝六年無癸巳則此為世祖三十年也世祖改元至元

十四年而廣東平二十六年遣使祀南海見元史世祖紀二十八年始歲祀見黃異碑陰加號靈孚王見元史祭祀志故碑云既加徽號

又連歲歲祀事也郝志壇廟稱至元二年改號誤廣東金石畧

六祖像贊行書贊不錄至元甲午住山法孫比丘宗寶拜贊泰定甲子七月二十八日住風幡嗣祖比丘慈信拜立

像贊在廣州光孝寺六祖殿六祖者大鑿禪師也河東先生集注云六祖惠能姓盧氏新州人化于新州國恩寺廣東

金石畧重建波羅廟記篆額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不至四海以四海在要荒之外不可得

而至也周禮凡將事于四海山川校人飾黃駒而望祭焉祭有坎壇未有祠廟漢武帝惟登之罘浮大海欲求仙耳不在

海也至隋文帝始命於近海立祠以巫一人知灑掃多植松柏南海祀於南海鎮即今之扶胥鎮距城八十里者也唐武

德貞觀之制則嶽鎮海瀆年別一祭以五郊迎氣之日祭之各於其所南海於廣州祠官以都督刺史望此祠祭之始也

天寶十載封四海為王南海曰廣利以三月十七日同時備禮此封爵之始也惟茲南海神次最貴元和間刺史孔戣拓

舊廟而大之又得韓愈碑為之發揚祠禮之盛莫盛於此時

至宋康定加洪聖之號皇祐加昭順紹興加威顯合爲八字前乎紹興四海同封而異號及紹興疆土乖離獨南海耳自天命歸于皇元至元十三年乃入職方氏神始有會同之喜二十八年世祖皇帝加以靈孚之號天使奉宣命馳驛萬里至廣城官吏無不肅格將致寵光于正祠聞祠已廢乃於城西別祠行禮焉同知總管府事趙公勝興曰自隋唐歷宋踰七百年鎮之祠無不修舉今廢不治遺神之羞夫君所以養民神所以衛民君之敬神正以民故食君之祿而不以君之所以敬神者事神可乎乃捐俸脩之未備也二十年公陞宣慰副使復修之苟合矣已而被命簽都元帥府事始得展其力乃於農隙募材鳩工入執宮功一木一石之未良一斧一鑿之未精必更之使盡善乃已大門三間橫二十二丈翼以

兩廡從三十二丈正殿巋然其中又演兩廡三十二丈至寢殿崇廣如正殿明順夫人之所處也下至輿衛翼從悉有甯宇又崇館以爲天使弭節之所雖祝使庖夫所棲亦皆完好凡爲屋一百二十五間歷十餘年而後就吁公之勞心殫力而爲是者何也或謂公初蒞職平海寇禱于神神克相之故契契于是又以上恩久任獲與斯民相安民亦知有上命子來經營乃克就緒大震約居二十年有田數畝在廟傍時勞耕者父老誇侈其事得大震記之韓碑在前何敢穢珠玉側第公之功德踰於孔殘不書則後人何以稽故不得辭復有一於此初亦不能無惑張宣公棡嘗云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遂疑唐以王爵封神者未然也及觀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

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然則五行既可為帝則四海之為王又何憚乎立之祠而設之像亦靈星之尸之意幽為神明為人是或一理弁冕端委亦其爵秩之當然爾然乎不然必有能辨之者元大德七年歲次癸卯四月朔旦承事郎前廣東道儒學提舉陳大震記 徵事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趙岳書丹 奉訓大夫簽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梁時中篆蓋

右刻在番禺南海廟蓋順治十八年重立

修東莞學記

未見

東莞縣古晉郡地大物眾館多士而教育之不宜庳且陋宋淳熙戊申揭陽王中行宰是邑始遷學址繼是堂構者踵相接右廟左學制侔成均翼翼官牆殆甲他邑中更兵火官舍民廬蕩為灰燼而吾夫子之居巋然獨存意金石絲竹有相之道歟本朝崇儒重道前代為有光凡郡縣廟學廢者畢興陋者畢葺獨吾邑學歲久屋老未有出一手新之者大德辛丑廉訪分司趙公興祖至邑擿吏姦除民瘼顛岸為之蘇息乃十一月朔率僚吏杜毅楊榮張綺拜孔廟躋公堂周廊廡徘徊咨嗟顧諸生而言曰茲化本也奈何蕪穢若是其何以敦薄俗吾所職者刑也古者刑以弼教教化明則刑可措矣且勉勵學校吾事也其可後乃飭縣尹彭振庀其事期以浹旬訖役遂出材於學傭匠於官督工於儒令下而斧者鋸者操墁者丹雘者奔走先後如期而工告備焉諸生舉酒相慶以為數十年不能起之廢而公一旦新之公可謂大造於邦人士矣抑學校之建非徒歡士顏而已蓋將使之漸仁摩義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公所望於士而士亦所以自重其身者也雖然作而不記後代何觀文學椽鄧君元圭以記筆屬予予不敢辭於是乎書大德壬寅夏五月前東莞縣主簿翟

龕記張府志

右刻在東莞縣學案王中行詳上東莞縣舊題名跋尾趙興祖大德三年任廉訪使縣尹彭振年次無考並見阮通志職官表翟龕東莞人郭通志有傳廣州人物傳稱其景定二年以書經領鄉薦咸淳二年再舉都魁官本邑主簿與記文合阮通志及張府志皆失載可補其闕

諭祭南海神文未見

惟大德九年歲次乙巳四月丙子朔越十有九日甲午皇帝

敬遣近侍臣茂可度中順大夫中侍少監臣晏理帖睦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盧贄齋持錦旛二銷金旛一金盒一楮幣二十五萬錢牲牢醴齋香燭果毅之奠敢昭告于南海廣利靈孚王望秩兮番禺款大祇兮祝融抗霓旌兮敘雲駕來貝闕兮珠宮駟赤蚪兮蚶螺朱爵羽歲歲兮左軫軼斗牛兮舍止挾飛廉兮導豐隆義和方弭節咸池兮望舒騰輝兮為之司南絢文帟兮旅儀物酒漿牲饌兮既潔既豐苾芬兮晬穆尙降監兮淵衷祛札瘥兮黎氓遂嘉生兮三農固基圖兮衛宗社簠簋王靈兮無終窮 大德十一年近侍必閣赤姦怯里馬赤巖 廣州儒學學正權管學事劉光遠并書波羅外記

右刻在番禺南海廟波羅外紀錄此文侍字上脫中

字幣字上脫一楮二字據張府志藝文補之

至聖加號詔

隸古書存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睿非孔子繼曰嗣後孔子而聖睿非孔子繼曰濊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繼曰勗垂睿允繼曰厥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也繼曰臣規舉追對出盛典加號大成聖父宣王繼曰遣使闕里祀曰太東於戲父子出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出籙天地之大日月出明繼曰養馨名言出妙尚竟神化祚我皇元主睿懿行 大德十一年七月寶日

詔在廣州府學泮池北之左元史祭祀志載大德十年秋廟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詔加號而武帝本紀元史類編天

王紀續綱目皆云大德十一年與此刻題年合則祭祀志

誤也詔據葉經續鑑為閣復作元典章亦載其文無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二句或傳寫誤脫爾字帶篆隸意北朝碑

體也廣東金石畧

謹案香山縣學明倫堂亦有此石刻宋史真宗大中

祥符元年追諡孔子元聖文宣王天禧五年改元聖

為至聖至是又加號大成故有此詔

祭器識存

廣州路學 銅籩二十簋二簋二在廣州府學識并不著年代元史

祭祀志成宗即位詔曲阜大林廟上都諸都路府州縣邑

廟學書院瞻學土地又貢土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

修完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

則此祭器亦當鑄于是時矣故錄埒大德後

廣東金石畧

祀南海王記

存

海嶽之神惟南海為最貴朝廷封號有加恭脩歲祀欽承慶典寵命維新大德十一年丁未皇帝嗣登大寶統御萬方天地神人靡不欣悅厥惟肇禋舉行望秩之禮迺遣近侍必閣赤寺奴怯里馬赤脫烈實擎寶香錦幡銀合金致祭于南海廟明年正月五日乙丑使臣馳駟至廣丙寅宿祠下翼日丁卯昧爽行禮文武僚采肅雝顯相登降有儀籩豆有序牲醴豐潔神具醉飽先是凍雲積日陰雨載途省牲之夕乾端坤倪光霽闔懌既祭扶桑浴日海天一碧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神之格思是歆是享此皆聖恩浹洽而亦使臣將命感格之所至也矧今聖化流行無有遠邇嶺南萬里如在畿甸民

殷物阜年穀屢登伊神之賜用勵相我國家自今以始惟萬年永保民而神之祀其永無斁光遠忝攝郡學目擊盛舉敢不鋪張蹈厲以對揚天子休命迺拜手稽首而作頌曰乾龍御天萬物咸覩慶典肇新恩霈斯溥惟神祝融廟食南土迺遣信臣明禋肇舉濟濟厥僚拜稽偃僂牲醴潔蠲籩豆有序來燕來甯福我生聚時和歲豐五風十雨瑞慶大來益降永祚天子萬年永作神主 陪祀官 承事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倉 武德將軍廣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合吉納思 敦武校尉管軍上千戶王官奴承仕郎廣州路番禺縣尹趙壁 儒道釋官明選隆教大師廣州路僧錄盧道基 明遠冲妙通真法師廣州路道判章益祥 廣州路儒學學正權管學事劉光遠記并書

通真觀復凝妙法師廣州路道錄兼提點廟事劉道純立石

記在廣州南海廟泰定甲子碑陰至大元年立也碑稱大

德十一年下又稱明年不稱至大元年者元史懷甯王以

大德十一年五月即位十二月詔改大德十二年為至大

元年當寺奴受命致祀時仍未詔改元故弟稱明年爾所

列人名皆郝志職官未載勸相作勵相筆誤爾廣東金石畧

宣聖充公小景碑右行篆書

在廣州府學燕居亭前元皇慶二年癸丑良月廣州路學

重刊謹案顏子唐贈充國公宋因之元至順時始贈復聖

公此碑尚在改贈之前故仍充國之號下段勒重摹顏魯

公廟堂記粵東金石畧

延祐銅壺款左行

資善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速忽 中奉大夫廣東

道宣慰使都元帥帖里 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使

司副都元帥阿刺不花 奉議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簽都

元帥府事拜降 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簽都元帥府

事王從政 承直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捏古

尙 承直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穆齊英 承

務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楊復 承直郎廣東

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王巨威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

元帥府令史常文廣 廣州路總管府札忽 承德郎廣州

路總管府推官王思聰 承直郎廣州路總管府推官王亨

廣州路總管府知事宋居敬 廣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

兼照磨承發架閣常天錫 承務郎廣州路南海縣尹兼勸

農事周寶勝提監鑄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陰陽提  
領簡德輔監鑄 南海縣該吏陳用和 作頭杜子盛 作  
頭洗運行 延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造

銅壺在廣州拱北樓款在第一壺之旁凡四壺分四層第  
一上水壺以建初尺度之口圍九尺六寸六分徑二尺六  
寸底圍七尺八寸高三尺三寸第二壺口圍七尺五寸九  
分徑二尺二寸底圍六尺八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五分第  
三壺口圍六尺三寸徑一尺九寸一分底圍四尺八寸二  
分高二尺四寸五分第四壺口圍四尺四寸五分徑一  
尺三寸八分底圍同高三尺六分皆有蓋上三壺底隅皆  
有孔以滴水銅篲承之以次相注滴入箭壺晝漏卯初一  
刻上水夜漏酉初一刻上水水加一刻則箭浮一刻水與

壺平而晝夜箭刻盡其款字體天邪模糊不可讀刷以礬  
水炙以蠟始隱約可辨凡廿一行自左而右粵東金石畧  
云十九行誤也 廣東金石畧

謹案咸豐丁巳拱北樓災此壺為人攜去移置他所  
庚申勞文毅公崇光懸賞購得之月壺畧有損壞其  
蓋與日星兩壺蓋均補鑄勒名於末置撫署退思軒  
同治甲子重建樓成復置原處

觀音大士像贊 存

西方聖人洵美且都華髮鬢結玉骨瓊膚青蓮妙相金縷珠  
趺辨智慧心證無上道登彼覺岸獨詣神妙楊枝甘露醍醐  
芬芳繪茲幻顏託彼道場興瞻禮心廣作舟梁諦觀無量眉  
湧祥光 益王潢南道人題 延祐四年六月廿七日吳興



趙孟頫寫 萬曆庚申歲仲秋丙辰弟子麥兩岐立

右刻在省城大北門直街北帝廟

代祀南海王記

篆額存

皇元之有天下也德存乎八葉今天子紹統建業太皇貽謀各王大臣合辭勸進迺以歲庚申三月庚寅御大明殿受羣臣朝賜赦天下其日名山大川五嶽四瀆有司擇日以祭昔虞舜即位之初望秩山川命伯益夙夜惟寅今遣使速古兒赤奉直大夫廣甯路同知普顏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祕書監著作郎忽都達兒以元寶銀錠納失失旃白金香盒牲醴粢盛既豐且潔齋戒沐浴虔昭致祭斯有以副聖上嚴恭寅畏郊天祀神之誠也蓋海在天地間百川之朝宗萬方之會同然則神之功亦大矣永祐聖子神孫于無疆垂皇澤於萬世

太平之治何其盛歟忽都達兒叨職麟臺先朝大對魁天下寵承明詔典禮惟新則必對揚天子之休命遂刻石以記俾來者得以覽焉 延祐七年六月日立石 與祭官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邸元謙監祭官承直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完顏謙

記在廣州南海廟文用尙書伯夷作伯益誤記也 廣東金石畧

代祀南海王記

篆額存

泰定甲子聖天子即位之元年夏五遣承直郎御位下必閣赤綽思監御位下舍里別赤承德郎崇福院經歷畢禮亞以香幡白金致祭南海王僉憲大都承直宣慰使都元帥邸元謙中奉偕行是日也天宇澄明海波鏡淨鷗翔鱗集芷郁蘭香灌盥至誠金石鏗韻登降有節人用和睦神具忻止是皆

聖天子之至誠格于神明而神之所以享于明德之馨者如是禮成登舟棹歌相應筆之以紀歲月乃載歌曰海風蕭爽兮雲飛揚神乘馳兮此高翔星言夙駕兮欽帝命紛菲菲兮挹瓊芳閔蒼生兮為予正聊弭節兮壽官幻炎蒸兮雨下土驅蛟鱷兮呵不祥晨鐘兮暮鼓民祀兮無荒倏來兮忽逝億萬年兮福炎方 廣州路儒學教授陳性存撰文 廣州路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連文質書 朝列大夫廣州路達魯花赤兼內勸農事寶童立石

記在廣州南海廟元史泰定帝以至治三年九月卽位於龍居河踰年改元故此記云卽位之元年也必闕赤蒙古語寫字人也舍里別赤不見於史疑卽怯里馬赤蒙古語通事也碑後列銜三人皆郝志職官所未載

廣東金石畧

泰定祭器識

泰定乙丑濂泉書院山長倉克義任內置 掌儀彭九思監造

泰定爵六簋一邊十三識並同在廣州學倉克義繫銜稱濂泉書院山長元史選舉志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曰書院設山長一員據此識則海北路亦設之不獨江南也其始設之時豈卽在至元二十八年耶

廣東金石畧

代祀南海王記

篆額 行書

大元泰定四年龍集丁卯仲夏氣至皇帝若曰我聖祖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至于海嶽罔不祇肅用康保民以承天休爰命火赤兒臣黃頭天倪體真明元大師中嶽廟住

持提點元門諸路道教所較錄曹德仁捧香致祭降賜金旛銀盒祭錢等物代祀南海廣利靈孚王七月十六日至郡本道廉訪司宣慰司暨路縣文武百官庶老嚴具旛幢繖蓋作大供養迎奉于番禺驛舍越四日丁巳率賓佐僚屬具舟進自黃木灣鏡鼓震天旌旗蓋海是夜達祠下甘雨如霖蔽事之際天宇劃開星月輝映罇彝累洗潔于堂壇粢盛牲牷陳于俎豆物具禮備天使乃盛服入就位北面致天子命祭官祝官暨百執事各共乃職憲司官執簡而臨之糾其怠慢不恭者登降樂和三獻禮成神人胥協觀者肅穆闔廟旋臚歌管嗷噪龜魚踴躍祥飈送颿真有如韓記所云舊讀其文壯其事今幸忝職文教備員祝官身際休明日擊盛禮陰功顯著靈貺駢臻是皆聖天子亶合天心明德恤祀用能光顯于

神而天使寅恭祀事至誠感通又能對揚休命茂迎祥祉也事訖驛聞羣工百執事相與北面拈踏拜手稽首仰頌帝力昭宣神靈刻之樂石於千萬年於千萬年 廣州路儒學教授呂宏道記 初獻官正議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答哈 亞獻官中議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廉靜安海牙 終獻官中順大夫廣州路達魯花赤兼管勸農事忽哥赤 憲司書吏唐輝蒙古必閣赤道僧怯烈馬赤伯帖木兒 陪祀官奉訓大夫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李端令史郭元章譯史諸葛那木罕 奏差楊和仲從事郎廣州路知事李口忠翊校尉千戶張榮祖 泰定四年七月日承事郎番禺縣尹兼勸農事嚴敬立石 右刻在番禺南海廟延祐七年碑陰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三  
杏壇

存篆書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燕居亭二篆字長各二尺許  
碑陰杏壇賦跋云元泰定間教授呂宏道立其書則  
范經口口仁也明天順四年左都御史馬公昂於番  
山亭後關墜爲壇重刻此石攷呂宏道廣州路學教  
授與泰定四年祀南海王記碑文合因附錄於泰定  
之末

廣州路清遠峽山廣慶禪寺新建飛來殿記

存

禪通妙用蓋佛氏之餘事爾吾觀其書所載如諸佛菩薩能  
以威神執此世界擲於它方還置口口口千眾生都不知覺  
又如佛說法時隨其所遇丘陵坑坎緬平一等一切穢惡悉  
爲淨土以至文殊師口口維摩疾室無牀坐居士現其神力  
須彌燈佛卽遣三萬二千獅子之座來入其室如上所說不  
能悉數是何神變若是速耶是其淨智妙圓應化無礙要必  
有道殆非尋常聞見所及觀乎此則飛來之說又其妙用之  
緒餘爾無足怪者按峽山故事乃龍舒上元延祚寺梁武帝  
末年一夕風雷神運而至蓋其寺僧貞俊從峽二神所請繇  
梁迄今八百餘載殿宇屢廢屢易不知其幾矣而名猶故蓋  
存古也泰定丙寅今住持明顏續派臨濟之正宗嗣法訶林  
之信師旣蒞乃位睹故宇之將摧懼靈跡之遂泯閱其常口  
歲入則庾嗇廩虛走謁豪家則恡多予寡余時太華楊觀實  
叨邑寄於是明顏踵門作禮求助適有以漁沒公帑事露者  
獲所輸財旨中統計凡貳阡伍佰貫卽以付之繼又以不足

告觀惟名山福地在吾境中爲祝釐臣子至願此僧勤敏可任以事用推己有以相其成仍命勝因寺住持明宗專主財計營辦有職量役有員顏則總其大凡遴材必堅徵匠必良爰究爰度視舊有加棟密梁修中敞旁殺位置謹嚴縱廣正等疊升鱗嶮簷暈飛松茂竹苞屹乎不拔九事功德不改其舊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則又飾以金碧繚以石欄種種莊嚴妙好殊特天龍鬼神人與非人共羨咸喜經始天厯己巳之上春是秋告備顏與其徒復求余記且曰是舉賴公之賜厚矣某甲暨宗用力勤矣旬公一言警我後人俾紹俾續圖於不朽厥賜彌厚如是三請則勉用其說而告之曰顏乎汝法所謂成住壞空汝知之乎自一小世界以至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量無數微塵刹土皆始於成旣成而住住而必壞

壞必終歸於空空又復成成又復住住而復壞壞而復空空者相因展轉循環無有窮已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而有無成無住無壞無空者存三世諸佛以此相授今我與汝皆具是道而未能者當勤修也嘗試覩汝是殿自始飛來至于今日厯世未及三十其成其住與壞與空能悉數乎顏乎今而之宇則旣成矣而旣住其中矣其壞其空甯保於後日乎雖然誠能盡汝今日成住之責必堅必確使無速朽吾爲汝記俾汝後之法嗣厥子若孫因吾之言思紹汝志繼而葺之使不至於屢壞屢空是亦汝之常住乎其中也庸何慮爲歸而爲我語爾二神堅汝定力牢記昔人動不如靜話頭閃俾其復飛去使我泉石無主則是庶乎汝之能保任也顏曰唯唯乃復爲之說偈偈曰觀世間法無鉅無細成住與壞空四者常

廣州府志卷一百三  
相因惟我足兩尊無壞亦無成能度一切眾超出諸有海今  
此古叢林二庶所依止有殿昔飛來于今口伯年屢成復屢  
毀有爲故如是明顏善知識肯復爲改構願力所莊嚴堅固  
無與比察其所用心惟慮壞與空壞空不必慮當有繼之者  
但當勤精進深入佛知見以我無成壞度彼成壞者是名大  
回向稽首天人師願坐此道場曠劫長不動皇王萬斯年轉  
此大法輪廣度諸有情同證於佛道說此偈已一切大眾大  
歡喜願勒諸石於是乎書時天曆二年良月既望將仕郎廣  
州路清遠縣尹兼勸農事楊觀記并書當代住持僧明顏等  
立石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

揭傒斯新建增城儒學記 未見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在國初廣之增  
城孔子廟火於兵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於士人鄭聰老家  
鄭遂徙居以其宅爲學歷五十餘年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  
年前翰林從事盱江左祥由廣州香山令潮州經歷加奉議  
大夫來尹增城得故址於冲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  
峯山水潏洄如帶始合謀遷之於是列士輸幣羣工效能顧  
濟湯復選其材顧宗興張悟道李壽李惟佑鄭元善董其役  
始是年冬迄明年秋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六筵有  
五尺深如廣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  
十一筵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八筵六尺有五寸門之  
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筵二  
尺有五寸左右爲廡皆十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深二筵有

廣州府志卷一百三  
二尺堂之東爲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  
二筵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繚松竹堂之  
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而亭其上可俯覽一邑之勝而乃  
休工息徒以舍菜禮告成於廟崇儒師使申其教復諸生使  
修其業和人民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南雄教授李顯  
求刻石之文於余以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道設  
教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非有智愚古今遠邇之間學則  
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名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  
之學立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  
棄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  
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  
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爲告曰夫子萬世南

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聖增城旣廟祀夫子又祀崔  
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崔公則祀之況有不止如崔公者乎  
君子亦務學哉

張府志

右刻在增城縣學立石年月未詳但記云至順二年  
又云始是年冬迄明年秋則當刻於至順三年明矣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元史有傳

南海廟代建寶醮記

篆額存

皇帝嗣登大寶四載于茲海宇乂安民物康阜雖天地祖宗  
之所默相亦山川鬼神與有功焉太皇太后若曰今皇帝宵  
衣旰食勵精圖治以惠萬世盍祈天永命用綏壽國壽民之  
福迺遣近侍速古兒赤臣脫火赤承務郎管領諸路怯怛口  
總管府經歷臣蘇樞賫捧寶香錦旛銀盒楮幣馳詣南海

祠下以四月十八日甲午建醮以孚至誠以介繁祉至若秩祀之儀悉由內帑意至渥也時中順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臣吾寶吉泰鎮國上將軍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臣解世榮羣有司百執事敬共明神如在左右神忻民悅和氣叶應用相兩宮聖壽萬年所以昭答靈貺而事神於無窮者也至元丙子首夏吉日廣州路儒學教授臣劉本百拜記

臣葛元鼎篆額并書在上

與祭官吏 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副使吾寶吉泰中

順 吳壽奉議 僉事韓允直亞中 照磨胡霽從仕 書

吏 朱文瑛 高光惠 文景南 劉棟 王懋德 傅珪

仇楨 奏差謝昌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宣慰使都元帥解世榮鎮國 都事張毅從仕 照磨曾謙從仕

令史 張周則 董濟 通事那海 知印徐秉柔 奏

差 石抹珍 李漢翼 床火兒 典吏招德達 廣州路

總管府 總管例刺沙亞中 同知劉修德亞中 判官劉

不華奉訓 知事葛元鼎將仕 司吏 王朝選 吳直

吳俊 曹天德 趙友信 趙敬 儒學教授劉本 南海

縣 主簿馮仁 番禺縣 權管商稅務提領劉賽因侃從

仕 典史楊山壽 市舶司同提舉鄒帖哥中議 鎮守軍

官 千戶保保昭信 百戶趙昌元 敦武 趙雄飛進義

在下

記在廣州南海廟題云至元丙子改元以至元紀年值丙子者再其一為世祖十三年其一為順帝元年然世祖十三年廣東未平不得建醮又世祖中統元年即位至元十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三  
三年凡十七年與記云皇帝嗣登大寶四載于茲亦不合  
惟順帝以元統元年癸酉卽位至重紀至元二年丙子凡  
四年則此記所稱至元爲重紀之號矣記下方有與祭官  
吏題名皆郝志所未載記中稱近侍速古兒赤臣脫火赤  
承務郎管領諸路怯恰口總管府經歷臣蘇樞速古兒赤  
史志作迭古兒赤 欽定歷代職官表定作古爾齊注云  
蒙古語盈滿也怯恰口史作怯憐口至元七年招集析居  
從良還俗僧道編籍人戶爲怯憐口立總管府以領之  
欽定歷代職官表定作齊哩克昆注云蒙古語齊哩克兵  
也昆人也輟耕錄徽政院有諸路怯恰口民匠都總管府  
此刻蘇樞題銜無民匠二字略爾 廣東金石略  
至元鐘款 存

雲峯山景泰七僊禪寺鑄造銅鐘一口永充本寺僧堂前供  
用 至元六年庚辰歲七月記

右鐘在六榕寺款云景泰七僊寺鑄造永充本寺供  
用是此鐘本在七僊寺不知何時徙入六榕寺也款  
後又有洪武丙寅光運題云乞士端文回施衣資收  
屬銅鐘一口入於龜峯山西禪禪寺則鐘在今寺者  
又從西禪寺徙入矣

銅籩識 存  
至正二年正月吉日廣州路儒學教授傅若金補置掌殿張  
常德監造

銅籩在廣州府學二識並同傅若金江西新喻人元史無  
傳顧嗣立元詩選云若金初字汝礪揭傒斯爲改與礪虞

集宋娶以異材薦之佐使安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至正三年卒此識題云二年則卒之前一年也書吏會要稱其正書學歐陽率更此識字端峭勁雅殆即與礪書矣廣東金石

仙掌石題名殘字未見

至正甲申秋余奉天子命來鎮東廣適官舍介於仙湖之東

而下觀仙掌石刻乃宋嘉熙蕭大山下宛然如新案郡志仙

湖舊名石洲下石號九曜而仙掌蓋居其一焉下興斯石屹然

獸存今口九仙之下慨然興歎遂識諸歲月俾後之來者亦

而刻銘無窮共臻千古之勝概以下句云星屬文囿劍池

頭月地下壯遊推太華又觀仙掌五羊州至正下中奉大夫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下敦詩誌令史韋德安書丹廣東金石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池中至正甲申蓋四年也

宣聖遺像記錄書像作斂手立形

宣聖遺像前景陵簿靳氏傳云昔堙驛梁有執政者過之其馬嘶伏策亦不進遂得此石刻於橋之下乃唐吳道子筆也尋譽置郡之崇文閣予時都運山東計府使得茲本藏之歲在甲申調官宣帥東廣視政之暇出是刻及所繪尼山孔林二圖示椽劉從龍摹臨將立石郡庠以新士人之瞻乃請建置於憲長君雪公元素正議公曰信哉聖人之貌威而不猛恭而安其道如日月之麗天也然沮黓而彌彰畏匡而彌光抑焉得而毀歟今神宇陸沈于雜遝涔之間曾不知其幾千百年彼驥之有識一嘶之頃宛然儼出于殿陛以昭我皇元文明之聖宜壽于石以廣公傳時憲副子謙徐公知憲事東

甫何公照磨彥文許公僉曰可乃命廣庠文學陳元謙伐越山之石鐫碑三居聖像于中左山右林立于文廟雲章之閣俾郡之士人君子荒服島夷崇仰聖人高堅前後之風河嶽光靈之輝廟林文蔚之氣如在鄒魯之邦豈不有助於風化也歟 至正五年歲次乙酉正月望日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僧家奴記 承直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貢師謙篆額 廣東憲曹天台張諲書 承直郎都事沈思誠 奉議大夫都事張哈刺臺立石  
記在廣州學燕居亭 宣聖遺像四篆字作一行寫在像之左而記末題云篆額者誤也記又云伐越山之石鐫碑三居聖像于中左山右林立于文廟天章之閣則元時有山林二圖今已不可見矣僧家奴見於元史者凡四文宗紀至

順二年河南廉訪使 五行志順帝至元三年衛輝郡守 兵志折連怯呆兒御位下 耶律留哥傳留哥丞相

未能定此為何人也 廣東金石畧

章德安題名 未見

至正丙戌正月望日章德安叔逸遊此 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省城督學署仙掌石上丙戌至正之六年也

資福寺鐘款 存

進義副尉廣州路東莞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木八刺 承務郎廣州路東莞縣兼勸農事孫善卿 廣州路東莞縣尉蕭顯祖 廣州路東莞縣尉李仁傑 廣州路東莞縣典史林瑞 忠武校尉廣州路東莞縣務稅課提領馬几伯都刺 敕授廣州路東莞縣務稅課大使馬一端 廣州路東莞

縣務稅課副使余安道儒學教諭李震下尚有僧道男女題名及前後記文四百餘字不錄至正七年歲次丁亥正月二十一日住持圓通慈照

佛心沙門慧福謹識

鐘在東莞資福寺款列諸人姓名皆郝志職官所未載又

縣尉二員元史百官志云上中縣尉一員東莞縣務稅課

提領稅課大使稅課副使元史百官志則總管府有之散

府諸州縣無是史志所載有未詳也得此足以補之廣東金石

畧

均賦役記未見

夫所貴於為政者以其規模之先定也蓋天下之事始之不立其卒不能以成或始之欲立而卒之於無成焉則其所規模者亦苟焉而已矣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

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之意豈不以為思者其始之所立而行者其卒之所成者乎世之良吏其所設施必有見於此非區區簿書期會間也嶺海版圖歸王府餘七十年東莞隸會府號壯縣生齒日夥田里日闢租賦日繁上下相蒙各私其利籍去而稅不于其田賂行而役不于其稅錯亂紛紜茫不可詰凡任催科之責者惟以苟且應命為能豈惟私欲掣肘亦其才力然耳噫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官政紊而民力窘毋怪也至正丁亥十二月楊公奉議來蒞茲邑廉以律已勤以出政不以遠近鄙彝其民惟日孜孜思盡厥職未半載政通人和頌聲以作先是憲臺建議凡州縣之稅在輸糧之籍者俾其役得相義議誠以此間族黨物力悉虛實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法美矣

而前政未有能舉行之者公閱牘懼然曰此非令之責乎乃考圖籍計鄉都定稅畝審高下覈虛實復詢之於眾以廣聞見邑之版爲里者六地有廣狹稅有多寡小綴于大貧繫于富年之遠近役之先後必使有以相當如鱗次如櫛比其終而復始也如循環然書簾夜篝手自較閱方將登其目于籍以上于府若憲若閫俾後人守爲悠久不刊之規噫盛矣哉公之心勤矣哉公之政豈急于一切成于倉卒者之所辦哉不立則已立無不成亦其規模之先定故也雖然公之所以思而行之者亦惟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耳視民如視其身視公事如視其家事是謂至誠爲其所甚難而不以無近效而自沮是謂不欲速人之立事久則怠怠則私欲乘間而萌故君子濟之以戒懼是謂不懈能此三者雖廟堂之事重于泰山亦舉而措之耳於一邑之賦役乎何有公之美政皆可書而賦役之重又一邑生民之命脈也用撫實劄之石倘斯邑之人無懷私便己之心後之來者復能以公之心爲心相與守之俾勿墜顧不韙歟若夫編輯之凡著其槩于碑陰籍之詳者視諸故府是役邑佐丞公伯顏字奇伯協贊之功力居多而任簿書則司吏梁仕明也公名大舉字子善益都人嘗宰密之諸城建昌之新城有成績爲中朝士大夫所稱道云至正八年戊子邑士陳穎撰

張府志

右刻在東莞楊大舉黃通志有傳

王按彈詩存

愚被命修理南海王祠偶成一律以紀歲月云海濱修崇出萬機綸音汗渙自天墀海隅廟貌尊南服方面威靈鎮島夷

兩廡銅鈺思馬援數行石篆憶昌黎輪奐一新非昔日殷勤  
為國保鴻禧 至正戊子冬至日典瑞院照磨河南王按彈  
溥化書

右詩刻在番禺南海神廟

重建懷聖寺記 奉議大夫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

歷郭嘉撰文 政議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撒

的迷失書丹 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僧

家訥篆額

白雲之麓坡山之隈有浮圖焉其製則西域巖然石立中州  
所未睹世傳自李唐訖今蝸旋蟻陟左右九轉南北其局其  
膚則混然若不可級而登也其中為二道上出惟一戶古碑  
口漫而莫之或紀寺之燬於至正癸未也殿宇一空今參知

湖省僧家訥元卿公實元帥是乃力為葺礫樹宇金碧載鮮  
徵交於予而未之遑也適元帥馬合謨德卿公至曰此吾西  
天大聖拈奄人而馬合麻也其石室尙存修事歲嚴至者乃  
弟子撒哈八以師命來東教興歲計殆八百製塔三此其一  
爾因與程租人經廢弛選於眾得哈只哈散使居之以掌其  
教噫茲教崛于西土乃能令其徒顛顛帆海歲一再週堇堇  
達東粵海岸逾中夏立教茲土其用心之大用力之廣雖際  
天極地而猶有未為已焉者且其不立象教惟以心傳亦髣  
髴達摩今覘其寺宇空洞闐其無有像設與其徒日禮天祝  
釐月齋戒惟謹不遺時刻晦朔區額懷聖其所以尊其法篤  
信其師教為何如哉既一燬蕩矣而殿宇宏敞廣廈周密則  
元卿公之功焉常持無隱徒眾有歸則德卿公之力焉嗚呼

不有廢也其孰以興不有離也其孰與合西東之異俗古今之異世以師之一言厯唐宋五代四裂分崩而卒行乎昭代四海一家之盛世於數十萬里之外十百千年之後如指如期明聖已夫且天之所興必付之人雖灰燼之餘而卒昭昭乎成於二公之手使如創初又豈偶然哉遂爲之辭曰 天竺之西曰維大食有教興焉顯諸石室遂逾中土闡於粵東中海內外窳堵表雄迺立金雞翹翼半空商舶是眎南北其風火烈不渝神幻靡窮珠水溶溶徒集景從甫田莽蒼複厦穹窿寺曰懷聖西教之宗 至正十年八月初一日當代住持哈只哈散 中順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馬合謀

右刻在城西光孝寺郭嘉濮陽人泰定三年進士累官廣

甯路總管至正十八年遼陽陷力戰死焉諡忠烈廣東通

志職官畧不載嘉宣慰使司都元帥撒的迷失僧家訥馬

合謀亦皆漏畧得此並可補其闕

南海志

代祀南海王記

篆額存

至正十年春正月十又四日皇帝在明仁殿未舉祕書監卿臣月魯不花翰林待制臣楊舟見上函香手授之若曰汝其代祀南海卽由金門指南行並恆山梁濟逾河厯太室西涉淮水絕大江而南上下庾嶺夙莫馳不遑甯五旬而後至廣東憲臣李藻帥臣馬合謀同詣廟奉祀惟謹三月九日竣事王之靈明韓愈所稱幼所誦習嘗疑其飾說今茲之春服嶺以南自冬恆暘墜塹涸溢屬桂寇犯境民且狼顧臣等奉香至韶而天地解雷雨作綏瀧盈平浩如湯池吏拜民抃慮若

更生比至祠下王又迎以甘澍送以祥風陰澍開闔咸符愈  
言神道罔測惟誠不貳在前二年臣月魯不花爲御史臣舟  
載筆詞館同扈從上京俱嘗建言名山大川方祀不修旱乾  
水溢咎或由此朝廷從言遄命完葺茲行所過禮祠尙多夷  
圯惟祝融之宅特爲潔飾此皆將憲分閩及夫守土之臣祇  
承德意之効臣等徑度萬里望洋自崖茂煙嵐濤瀧非西北  
東三海就近望祠比亦何敢謂勤陛下純亦不已之誠實光  
照之臣以天子之敬王也豈以羽毛齒革珠貝魚鹽之利而  
然固邇民遠藩是爲王其饗于克誠而助康保民哉十一月  
丙寅臣舟記 奉直大夫廣東僉憲李藻書吏郭維吉張鏞  
通事住僧奏差秦元信孔體文 中順大夫廣東道副都元  
帥馬合謀照磨長壽令史徐伯顏何善通事也的局撒里

廣州路治中孫宏毅推官前進士高若鳳祝官儒學教授李  
世忠 南海縣尹李文祐番禺縣尹趙宜中立石

記在廣州南海廟不著書人姓名記末云臣舟記則亦舟  
書也碑後列銜諸人惟馬合謀見郝志職官而誤謀作謨  
又孫宏毅題銜稱廣州路治中考元史百官志惟大都路  
有治中二員據此則廣州路亦有之史志所載亦未詳也

廣東金石  
石畧

頒降御香題名

蔡額  
存

至正十一年正月朔旦皇帝御大明殿百官朝賀禮成中書  
省奏請若曰嶽瀆歲遣清望官頒香致祭南海宜令大司農  
少卿王敬方翰林修撰朝請大夫安僧偕往寶盒香幣金旛  
式如常儀越十五日上供香密禱親授使者卽日啟行渡河



浮江踰梅關幾萬里夙夜罔敢弗虔三月七日方抵南海廣  
利靈孚王祠下廣東憲副甄囊嘉台憲僉沙班憲慕發事必  
式温宣闔幕僚丑厮實同其來薦香奠幣祀事孔修先是使  
至必勒名紀行以為故實洪惟聖天子以四海為家子惠黎  
烝事神保民必敬必誠尙賴神之庇廕密扶元化以祐羣生  
雨暘時若百穀用登邊釁屏息瘴癘廓清鍾秀降神篤生賢  
能如申如甫為國之楨予以昭皇上至誠有感于神明予以  
見神明祐國之有靈俾一介之命不負聖君之使令又何敢  
擬前修示後世復刻石而題名也歟是行也大司農少卿洛  
陽王敬方字可矩翰林修撰朝請大夫西夏唐兀氏安僧云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副使甄囊嘉台 朝列  
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沙班 從事郎海北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必式温 通事住僧 書吏彭翰

游從憲 奏差何弼 典史王璋 江西行中書省宣使

滅理沙 帥府經歷丑厮 令史史超宗 劉偉 陳良貴

廣州路照磨沈楨 祝官廣州路儒學正朱杞 番禺縣

主簿余奎 錄事司典史吳俊立石

記在廣州南海廟不著立石年月及書撰人惟記首云至  
正十一年下又云三月七日方抵南海廣利靈孚王祠下  
則立石亦在三月矣記末云是行也大司農少卿洛陽王  
敬方字可矩翰林修撰朝請大夫西夏唐兀氏安僧則書  
撰當並出安僧矣篆額即香改从日作从白此不通六  
書所為立石立字上有巡檢住持四字分兩行細審之蓋  
磨礮舊碑未盡者非此碑文也宋史職官志沿江沿海招

集水軍控扼要害及地方闊遠處皆置巡檢一員容齋三筆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于界首據此則宋已有巡

檢此石蓋舊為宋刻矣

廣東金石畧

高若鳳重修飛來古殿記

未見

廣州府清遠縣北三十里許有峽山水清勝茅君傳內載為十九福地世傳黃帝二庶子及其臣曰初曰武居禺山之南北實主是山有祠存焉蕭梁時二神化為遊方居士往舒州延祚寺謁貞俊禪師是夕風雨暴作黎明則殿已飛來于茲矣一角掛于梅關即今之雲封寺也由是貞俊靈竊二禪師俱至峽山有臺曰化樂熾然說法大振宗旨勅賜額曰至德唐景雲間改號禪居宋康定初改號廣慶歲久殿宇傾壞大觀戊子住持了政更新之自兵火後移殿下瞰江潯卑廡弗

稱皇元至正戊子廣州城居袁暹繫舟遊覽攀磴緣崖撫舊址榛棘慨然久之住持祖惠靈傑作禮請曰勝地不常江山如待長者但發願心種大福田黃金布地如在目前袁意諾遂即舊址施材鳩工復創寶刹一所經始于是歲十有一月落成於明年九月殿宇暈飛丹雘煥爛像設莊嚴人天悅樂玲瓏幽敞悉復其舊觀焉或謂是寺常飛來于梁之普通大木常運于唐之神龍今乃藉于人力何耶曰神人一理也敬佛一心也何隱顯之間哉曰我佛常以威力以三寶殿擲於他方還置舊處不如是何以見我佛神通變化余則以為一切有為之法孰非幻乎夫佛以寂滅為樂人相我相一歸于無故能以芥子之小而納須彌之大虛中遍滿樓閣甯直以飛來一殿示其圓通哉誠以是論之慧師首肯遂書為記時

至正辛卯九月朔旦張府志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高若鳳至治進士歷官封州知

府黃通志有傳

代祀南海廟篆額 南安路道源書院山長黃異書丹隸

書存

至正乙未春正月元日皇帝御大明殿受羣臣萬方賀廷臣  
陛請嶽鎮海瀆歲有恆祀宜遣香如舊禮皇帝嘉其奏手香  
于額分授使者若曰往敬之哉時承事郎太府監右藏庫使  
臣三寶奴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牛繼志得南海南海廟在  
海北孺去京師且萬里經涉江領凡四越月始達于廣之驛  
五月二十又二日丁未有事祠下憲臣八撒刺不華奉訓帥  
臣忽速刺沙中奉率僚案以次酌獻內盡志外盡物威儀孔

時于于如也省牲之夕暘陰間作禮既舉萬里一天月星明  
概而風馬雲車一陟一降真若有或臨之者不奇特而然哉  
先是淮寇構亂道途梗塞使節罕通逮茲香旆之來谿蠻峒  
獠羅捧道側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覩天使威儀誓死不  
敢從亂矣烏虜古之所以致力于神者凡以為民也民心之  
悅若是神之意可知其降而歆我食氣也固宜然而南海王  
之靈應昭晰昌黎韓愈為孔戮述之詳矣當茲大禮告成倘  
用赫厥靈異祚我皇運恢神謀彰祕算不界遐爾俾兵以時  
戢人獲其所嘉氣應而諸福至斯之謂善對揚天子敬恭之  
美意韓碑在前必有能嗣而書之者六月朔日臣牛繼志記  
與祭官 憲司經歷月忽難從仕知事王謙從仕驛史長  
吉万書吏郟執道蔣仁傑奏差汪珪 廣西憲司知事高志

翔從仕名汝翼江西行省宣使程忠帥府經歷察邁令史

游從德田宏方晉梁端曹逢口仁孫奏差杜思義杜從道黃

誠陳仲寬楊真惠廣州路總管府判官王哈刺歹照磨林

瑞路吏霍仲祥岑伯仁番禺縣尹鄭敬廣州路儒學教授

羅文煥學正周通學錄尹靖訓導沈克敬教諭張本彭唯等

立石

記在廣州南海廟黃異書丹不題篆額人則亦異書也額

借刃作記說文刃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徐鍇曰道人

行而求之故从刃丌薦而進之於上也此碑乃疏一時代

祀之事於義當用記碑借用刃蓋好奇之過耳碑所載憲

臣八撒刺不華帥臣忽速刺沙及碑後與祭官皆郝志職

官所未著且據碑稱訓導沈克敬是元之學官已有所謂

訓導者而元史無其文可知紀載疏略不獨方志為然矣

碑文授即授字見隸釋唐扶頌翰即翰字見漢隸字原鄭

烈碑頌即頌字見爾疋釋獸漢書溝洫志爾即邇字見詩

大疋行葦黃異都昌人至元間進士萬姓統譜稱其少好

學不虛也廣東金石畧

碑陰存

國朝自至元二十八年始歲祀南海祀必有記至正乙未太

府監大使翰林修撰被旨祠祀訖歷考前記所存者纔三之

一易舊為新踵弊為常政恐久而此亦不免故書之碑陰後

之君子幸毋是前弊與共惜之用垂不朽云

碑陰不著書人姓名蓋亦黃異書也記云國朝自至元二

十八年始歲祀南海元史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

祀嶽鎮海瀆之制立夏日遙祭南海大江於萊州界既有江南乃罷遙祭而不著歲祀南海之制幸得此見其詳爾

廣東金石畧

六榕寺塔絕頂至元刻字存元文不錄

大元至正十八年戊戌鑄造銅柱重鍍寶珠落成開慶己未

吉日謹記以上刻在寶珠千代浮屠砥柱萬世天下根本與

天地悠久無疆以上刻在銅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釋迦牟尼

佛南無當來彌勒佛南無觀世音菩薩以上刻在九香桶四旁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下不重修鑄造以上刻在九香桶最下一層熙淳

癸酉女弟子黃氏念六娘捨錢鑄造鐵蓋年深破壞今大元

至正十八年戊戌歲化到十方善男信女以銅易鉄重新鑄

造天盤壽山蓋各祈善利者提調燒灰信士李榮祝壽

僧定明定智堅愍庫子元宏明祐堅祈化主寶瑄寶現堅

恪監修堅恕掌財法琏提督堅德耆舊堅悠壽祚

祈嗣真堅悅堅慧嗣堅仁堅義舒志念有貴淨廣淨亮嗣敬

淨寶宏懋法成掌事實瓊寶綺傳意元紀嗣閨頭首善福

宗方瑄寶瓊元栗堅德當代任持永吉識羊城匠人呂從政

鑄造運力行者可達可印以壽道清塔主善壽何大曹二諛陳

伯誠趙又達林觀俊李卯海灰拭匠人潘德卿大元至

正十八年戊戌歲十壹月十七日彌佗但晨上寶珠記

江西吉安師父李仁叔李善卿父呂道全蔣王府禹四姐

各生淨界南無圓滿願菩薩南無常精進菩薩護持

四法緊那羅王菩薩西天唐土諸善知識護塔大權修

喇菩薩千手眼觀世音菩薩化緣信士瞿伯王運

力僧堅恂元詮宝琛堅意元偉廣慶寶昇堅總堅愿戎環義  
意仲賢寶琮寶瑞善祿 化緣信女馮妙田自命癸巳三月

十二夜子時生 信女龔二姐孟一姐程妙堅以上刻壽山蓋 南

無大寶積經 南無大般涅槃經 南無大般若波羅密多

經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以上刻在天盤第一層 肯大元至正十

八年戊戌歲化到合郡官員十方善男信女喜捨金銀銅鉄

鉛錫三月初一己亥越初九丁未日興工鑄造淨慧禪寺千

佛寶塔銅柱天盤一新所集鉄勳報資息有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上祝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以上刻在天盤

第二層 尊勝佛母總持神咒 西蕃噉口祕密儀內錄出流

通 此咒乃西藩正本廣州城北粵山地藏道場於噉口祕

密儀錄出書千佛塔院蓋有情如經所說若人書此陀羅尼

咒安高幢上盛高塔中能令衆生或時近見或而相近或為

幢影覆身或為幢風飄口着身或幢中水滴落其身是人所

有五無間業應墮惡道闍摩羅界無救無護如是口罪悉皆

消滅淨盡無餘以上刻在盤身咒文十五面後跋一面凡十六面

右刻在省城花塔街六榕寺塔絕頂其字畫頗多舛

譌蓋匠人用刀隨意刻槩固未可以書法繩之至尊

勝佛母總持神咒文不錄者仿金石粹編例也寶珠

上別有宋紹興刻字已詳上又有明萬曆暨嘉靖刻

字兩段一云大明萬曆四年丙子重鑄輪桶九霄銅

柱天盤寶珠打換八方護練併總箍練一新中憲大

夫知廣州府事蕭遍助銀拾兩祈願官星朗耀祿位

高遷早生智慧之男紹續宗風之裔謹意一云番禺

學生員劉大用捨為祈願先年有祖母黃氏老安人  
生於天順己卯年五月初十日丑時終於嘉靖庚子  
年六月初五日卯時願佛天庇度早超仙界生生世  
世長在佛前為善不墮輪迴及大用後嗣綿遠至願  
謹祝 劉大用捨金貳兩伍錢正 住山都綱德隱  
謹題 劉大用男元儒捨金頂祈求子孫綿遠吉祥  
如意按金石刻字明代以後不載因附錄之於此

鄧英甫賓公敕黃記文不錄

施主廣州路增城縣相參縣尉鄧英甫 化士達可李惟祐

書 證果寺住持僧有貴立

記在增城證果寺蓋記重刻宋賓公敕黃也文不著年月  
惟云明年丙戌攷元代前至元二十三年至正六年皆歲

在丙戌此不著年號不可攷矣又前文有云大元將三百  
年下又云至慶元元年然元不得有三百年又慶元為宋  
紀年則大元似為大宋之譌而記後結銜稱廣州路記中  
又稱縣尹奉政大夫田居敬則當為元刻無疑其三百年  
及慶元云云當由摹刻者舛錯爾下方重刻宋慶元記結  
銜云承務郎知廣州增城縣主管勸農公事兼控捉銅錢  
下海口界趙彥柎為郝志宋職官所未載然則此刻文雖  
舛錯亦未嘗不可採取矣故錄附元刻之末篆額廣東金石  
即證果賓三字蓋鄉壁虛造字也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偉基初校

番禺周熾皋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盧乃潼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三終



